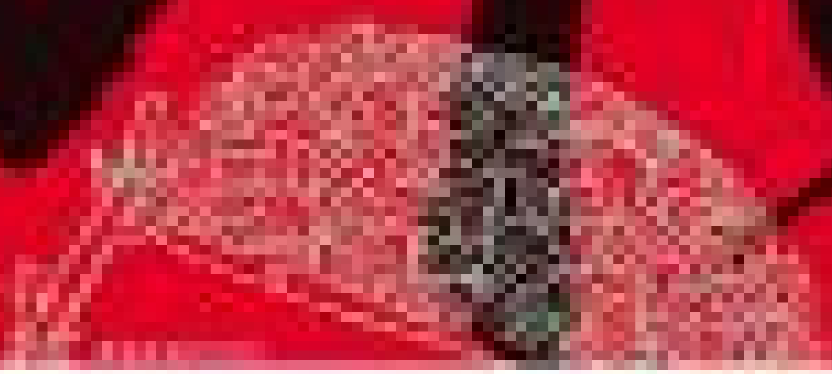
商道



獻給想要開創「自己部門」
和正在「商場修行」的
創業熱血青年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目录
- 引子
- 一 白总（1）
- 一 白总（2）
- 一 白总（3）
- 二 期权（1）
- 二 期权（2）
- 二 期权（3）
- 二 期权（4）
- 三 隐情（1）
- 三 隐情（2）
- 三 隐情（3）
- 三 隐情（4）
- 四 谈判（1）
- 四 谈判（2）
- 四 谈判（3）
- 四 谈判（4）
- 四 谈判（5）
- 四 谈判（6）
- 五 惊梦（1）
- 五 惊梦（2）
- 五 惊梦（3）
- 六 零到账（1）
- 六 零到账（2）
- 六 零到账（3）
- 六 零到账（4）
- 六 零到账（5）
- 六 零到账（6）
- 七 失之交臂（1）
- 七 失之交臂（2）

- 七 失之交臂（3）
- 七 失之交臂（4）
- 七 失之交臂（5）
- 八 转型（1）
- 八 转型（2）
- 八 转型（3）
- 八 转型（4）
- 八 转型（5）
- 八 转型（6）

目录

引子
第一章：上海滩头
一 白总
二 期权
三 隐情
四 谈判
五 惊梦
第二章：遁入迷宫
六 零到账
七 失之交臂
八 转型
九 迷雾
十 入瓮
第三章：长河寻渡
十一 销售总监
十二 雪兰湖
十三 开门红
十四 销售“真谛”
十五 总监易位
第四章：散兵游泳
十六 人去楼空
十七 深夜访贤
十八 剑拔弩张
十九 非常手段
二十 山雨欲来
二十一 针锋相对

第五章：生死抉择
二十二 风投
二十三 洗牌
二十四 释疑
二十五 讨债
二十六 脱险
第六章：天道勤酬
二十七 咸鱼翻身
二十八 反目成仇
二十九 策划
三十 报复
三十一 （大结局）决战
尾声

引子

“孩子，我知道你现在心烦，但也不要过多自责，公司上市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目前全球经济形式都不好。我早就说过，公司上市是一件折腾人的事情，假如哪家公司的老总被折腾得再也不想提‘上市’两个字时，这家公司就离上市不远了。”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对一个年轻人说道。

只见这个年轻人轻轻点了点头说：“08年的冬天真的很寒冷啊，全球的金融风暴来得实在是太猛烈了，尤其对商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贺飞，你说的没错，但请你相信我们的祖国，同时也要相信自己。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更多地是要想想如何来渡过它。”老人若有所思地说，同时他的心里也知道，这个非常时期也正是锻炼这个年轻人胆魄与能力的时候。

这个被称做贺飞的年轻人自从两年前创业开始，他感觉到自己仿佛在迷宫里走了两年，总算凭借自己的才智和各方的机遇看到了迷宫的出口，却被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封闭了出口，他胖乎乎的脸上也增添了几道明显的皱纹，似乎并不符合八零后一代的面相特征。

“我倒是有两个办法让公司渡过眼前的危机，一个办法是裁员，一个办法是减薪。”付军慢悠悠地对贺飞说。

“不行，付大叔，我不同意这样做！”贺飞听完付军出的主意后，立即斩钉截铁地反驳道，“裁员工必然会使军心不稳，减薪会寒了员工的心。这两条路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走的，即使眼前有一个最好的裁员减薪的理由，但我们真正做企业的不会拿金融危机说事儿，更不会去撼动我们的人才根基，假如这样做了，将来会付出百倍以上的代价也无法弥补啊。”

听到这里，付军乐了起来，他笑得是那样开怀，那样畅快。贺飞似乎还要说下去，看到付军的笑容后，也乐了起来，说：“付大叔，你

是有意试探我吧？”付军点了点头说：“没错，孩子，这是一个做企业的人最容易犯的错，我想给你提个醒，没想到你全都明白，那就好啊。”说完话，两个人全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不好了，不好了。”一个和贺飞同龄年轻人冲进了办公室喊道，“付大叔，贺飞，不好了，我们又丢了一只煮熟的鸭子。”

“国伟，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贺飞急忙起身迎了上去。陶国伟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说：“昨天裕星男装的董事长杜同声答应与我们签一年的约，今天我带着合同特意到他们公司见他，然而，杜同声竟然闭门不见我。”

贺飞听完陶国伟的叙述后，表现出异常冷静的姿态，他慢慢地坐在椅子上，眉头紧锁，似乎在想着什么。这段时间非常奇怪，一直顺风顺水的事业，好像被世界经济的波动搞得有些乱七八糟，短短的十天里竟然一连丢了六个必成的单子，这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丢了客户是小事，更主要的这样的事件将会严重打击到一线销售人员的士气，他们会对公司的前途失去信心。

看着两个孩子一筹莫展的样子，付军坐在一旁有些心疼起来，自己本来是一片好意，把他们亲手扶上这偌大的企业之中，但是企业越大，所面临的困难就会越多，他们俩个毕竟还都是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怎么能承受得住这样的打击啊？十天里竟然丢了六个必成的单子，这在其他公司的案例中是极为罕见的，说明公司里面一定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最大可能是出了内鬼，公司外面一定有一个隐形的对手，是谁呢，不知道。想到这里，付军并没有说话，而是抬起头来看了看贺飞，又看了看陶国伟，心想：贺飞啊，你现在已经是富城公司的董事长了，应该对这样的事件有些判断能力，国伟呢，也成为了公司的总经理，也应该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了。先看看这两个孩子怎么处理这件事再说吧。

贺飞茫然地抬起头，看到了付军期望的目光后，转头问陶国伟道：“国伟，我想是不是因为目前经济状况不好，这几个与我们准备签

单的客户有些犹豫起来了，要不这样，我们可以把广告费用降一降，试图把他们拉回来。”

“贺飞，不是这样。”陶国伟摇了摇头说，：“我通过侧面打听后才知道，我们这几单都是被别人抢了，具体是谁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内有内鬼，外有外患！”就在陶国伟的话音刚落地时，贺飞做出了他第一反应后的判断。

付军不住地冲着贺飞点着头，虽然问题还没有解决，但他感到欣慰的是，贺飞已经通过原来无数次的失败当中越来越成熟，判断力也越来越强了。

“那你说内鬼是谁，外患又是谁呢？”听到贺飞做出判断后，陶国伟立即反问道。这个问题让在场的三个人全都变得哑口无言起来。

“难道是他们？！”付军一拍大腿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大树已经倒了，没有理由死灰也能复燃啊？”

此时贺飞眼前也是一亮，望着付军说：“难道付大叔所说的外患是他和她？”陶国伟也兴奋地喊道：“我看八成是他们。”付军冲两个人摆了摆手轻声说道：“我也只是猜测，最多只有百分之六十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先查内鬼，再战外患。”

“我有办法了。”沉思了半晌后贺飞突然高声喊道。他压低了声音对付军和陶国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付军和陶国伟听着不住地点着头。听罢，付军笑着点了点头称赞道：“贺飞，行啊，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说真的，你们两个人再回首两年前，当初你们估计做梦也想不出这么好的主意吧？”

付军的一句话把贺飞和陶国伟全都带入了深深的回忆当中，两年前，是他们刚刚闯入创业迷宫的时间，在这个迷宫中，他们不知流了多少泪水，走了多少弯路，几乎从死路中活了过来。想到这里，贺飞和陶国伟的眼眶全都微微湿润起来，他们忘不了，永远都忘不了在迷宫中生活的那段岁月，提起这段岁月，要从他们的上海之旅说起……

一 白总（1）

“长江，你们快看，长江的早晨！”贺飞用手拉着陶国伟和齐晨的袖子喊道。

晨雾弥漫在浩瀚的长江上空，列车试图用最快的速度跨越这条中国最大的江河。众人听到贺飞的呼喊，全都把头凑向窗口，去欣赏这一美景。

贺飞从来没有看到过长江的样子，因此，他显得格外兴奋，眼神里面充满了斗志。陶国伟看后感叹道：“做人就应像长江一样，心胸宽广，有海纳百川的气势！”齐晨也好奇地看了一眼后自言自语道：“这就是长江吗？也没有什么，只不过就是很多水嘛。”

贺飞被长江的美景吸引了，他拿出纸和笔出来，在桌上写着什么。陶国伟也没有了睡意，他在思考，为自己人生走向成功而在思考，此次约自己的高中同学贺飞共赴上海是应白总之约来的，为的就是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能够有一番作为，而贺飞则约了他的大学同学齐晨一道而来，这更加增添了陶国伟的心理压力，假如这里公司前景不错，还好交待，万一有个什么闪失，自己无法向贺飞他们交待啊。过了一会儿，贺飞把笔轻轻地放下后，对着那张纸笑了起来。陶国伟感到很好奇，也把头凑了过去，想看看贺飞在纸上写了些什么。

原来，长江的美景让贺飞这位深深喜爱中国文学的理科生诗性大发，随笔写下了一首词，词牌名叫“水调歌头”。词的内容是这样的：

初次会其面，苍苍茫茫雾。居高临下，瑟瑟江水暗云浮。定住此刻风光，换来当日豪情，何时几叶出？巨轮成渺小，一闪无觅处。

日三竿，江泛火，七色铺。硕船皆现，拍浪穿波须臾无。晚来如墨染，舟灯烁烁如昼，犹如上元度。自身比惊涛，形容何其孤。

“好文采啊，你能从早上长江的景色展开联想，联想到长江一日的变化，又从长江联想到人生的起伏，了不起啊！”贺飞听到陶国伟在夸赞自己，脸一红说：“我这个人一到激动的时候就喜欢写些东西，尤其

是古体诗词，让大哥见笑了。”话虽这样说，但贺飞还是不得不佩服陶国伟，看来他对诗词的鉴赏能力丝毫不次于自己，真是知音啊。

“上海站就要到了，请下车的旅客做好准备！”

上海就要到了，贺飞的心狂跳起来，从小就喜欢看周润发主演的《上海滩》，这是一部对他印象最深的电视连续剧，总是向往自己将来的哪一天亲自走一走上海的外滩，体会一下从电视中永远都得不到的感觉。

贺飞背起自己的背包，和陶国伟点了一下头，示意他们到了目的地。陶国伟和齐晨也点了一下头，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列车的速度开始缓慢下来，随着一声划破长空的气笛声，车轮停了下来。乘客们陆续走下列车。

徐家汇。

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座大厦中，陶国伟带着贺飞和齐晨两个人上了电梯。

陶国伟用手轻轻地敲着602房间的大门。贺飞在陶国伟身后，不住地用手挠着头发，他不知道一会儿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这次上海之行会给他带来什么，这些答案只有这个大门被打开后才能揭晓。

“请问您找谁？”

“打扰一下，请问白总在吗？我找他。”

“请问这位先生，您与白总有预约吗？”

“有的，只要说陶国伟找他，他就知道了。”

“好，请二位进来稍坐一下，我马上去通知白总。”一位漂亮的小姑娘客气地说。

贺飞走在陶国伟身后，眼睛不住地打量着这间办公室的布置。贺飞在北京工作过一年多的时间，他非常熟悉白领们每天都要置身其中的环境，但是这间办公室却给他带来了一种新奇的感觉，那就是那个被陶国伟称作“白总”的办公室的门。这扇门与其他门不同，它与墙壁

是一体的，也就是说，不知道的人根本就无法找到这扇门，只有按动一个按钮才能打开它。贺飞突然在心里面感觉到这位白总是一位非常神秘的人物。

“小陶，果然来了，真讲信用！说明我们没有看错人啊。哈哈……”一个洪亮的声音从贺飞的背后袭来，贺飞猛然抬起头来，看了一眼这位从墙壁中走出来的神秘人物。白总人如其姓，不仅他的肤色长得特别白，而且还穿着一身白色西装，系着一条深灰色领带，走起路来步步有声。

看到白总走向自己，陶国伟急忙起身迎了上去，贺飞和齐晨也慌忙从沙发上站起，紧跟在陶国伟身后。白总热情地伸出双手奔向陶国伟，这个举动有些让陶国伟感到受宠若惊，他也把双手伸了出去。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白总说：“我叫白志鹏，很荣幸能请到你这位能人到我们这里工作，真是久旱逢甘雨啊！哈哈……”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把贺飞弄到了云里雾里，他心想，看来这次跟着这位老兄来这家公司工作是完全正确的选择。

走进墙壁的感觉总是让贺飞的心里面有一种怪怪的滋味。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你的朋友吧。好啊，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敢想敢做，有抱负的青年。”白总指着贺飞和齐晨对陶国伟说。说完话，白志鹏开始仔细地打量他眼前这三个人，贺飞长得不算高，胖乎乎的身体加上胖乎乎的脸，一看就让人喜欢，很有人缘；齐晨个头不低，足有一米八以上，帅气加上良好的身材，就是“白马王子”的化身；陶国伟的身材与贺飞相似，但比贺飞的身体结实，更显得有些健壮。

白总的第一印象告诉贺飞，这个人有一种先天的领导能力，他的话不容任何人有插入的机会，也极能显示出他的判断力和决断力。

“是的，白总。”陶国伟面带微笑地说，“他们是我的好朋友，都是毕业于北京名校的本科生，和我学的是一样的专业，同样很出色。”

贺飞和齐晨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看陶国伟后，非常拘谨地向白总点了点头。白总也向贺飞使劲点了点头，说："小陶啊，我们找你来做的这个项目虽然说不算大，但是人手少了估计也不行。我做个最保守的估计，起码得由三个人来完成这项任务。"

陶国伟笑着问道："我们先看一下具体做什么再说吧。"

"爽快！"白志鹏望着眼前这两位年轻人不住地点着头说，"我就是喜欢和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打交道，没有那么多的歪歪道儿。哈哈。你们刚到上海，今天下午你们先到处走走，明天来我这里，我让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陈先赫给你们讲一下你们的工作内容。"

一 白总（2）

贺飞提议，好不容易来一次上海，假如不去外滩逛逛似乎不太合情理，陶国伟和齐晨两个人全都点了点头。

黄浦江，江水绵绵，如同一道天河将浦东和浦西分成了两个部分。座落在浦西的上海外滩和对面浦东的东方明珠遥相呼应，这是上海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话，也是上海百年来风云变幻的写照。

站在外滩钟楼下面，贺飞此时早已是热血沸腾，他回头对陶国伟笑了笑说："《上海滩》中的许文强就是死在这里吧。"

陶国伟也笑了笑说："那是虚构的人物，现实中外滩的这些建筑物其实是上海市的代表建筑了，你知道它们为什么都是西方风格吗？解放前，外滩曾是西方列强在上海的政治、金融、商务和文化中心。外滩原指旧上海县城至苏州河南岸的黄浦江西岸的滩地，1845年被辟为英租界，以后外国的洋行、银行等相继在此建立，至本世纪初，由于外国银行大量进驻上海，上海遂成为旧中国的金融中心。不少银行或财团在外滩大兴土木，营建豪华大厦。近些年，上海又新建了一些现代风格的高楼大厦。这新老建筑的融合，也恰恰是现代化大都市上海风貌的真实写照。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中，上海从一个海滨小城一跃成为远东最大的都市。"

"百年风云见沧桑，黄浦江水写绵长。钟楼明珠遥相问，圣地安能容列强？"此时的贺飞正是心血来潮，他随口吟道。站在一旁的陶国伟听到后不住地点头道："行啊，老同学，你真有出口成章的本领啊。"贺飞笑着摇了摇头，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淘淘的江水。猛然间，贺飞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他问道："国伟，前些日子我接到你的电话，电话中你告诉我说你开发出一套非常实用的软件，估计这次要升职加薪了，为什么选择了辞职呢？"

陶国伟苦笑了两声后说："别提了，我倒霉就倒霉到这套软件上了，严重违反了职场潜规则。"陶国伟的一番话极大地调动了贺飞与齐

晨的好奇心，他们静待下文。陶国伟把自己辞职的经历讲述了一番：

陶国伟毕业后，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一家知名网站做起了技术工作。

就在这几天，陶国伟心里比较烦，明明自己设计的一套软件非常实用，可不知为什么，主管孔权就是不同意自己的设计方案，说什么成本太高之类的话，让他听着就堵心。今天，陶国伟到了公司后，把包狠狠地摔在桌上，他下定决心，自己一个多月以来的心血不能被孔权的鼠目寸光给埋没了，他要见公司的CEO，把自己这套软件的利好之处一一演示给他看，等到CEO同意了我的软件方案时，看孔权还有什么话说。打定了主意后，陶国伟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计划着如何实施自己的行动，想像着孔权到那时尴尬的表情就想笑出声来。

眼看着墙上挂着的大钟指针就要跑到十点钟的位置，公司的CEO王总还是迟迟没有露面，这让陶国伟不免感到有些焦急，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了下来，紧接着又站了起来。孔权从自己的办公室走了出来，看着陶国伟的表现后，他一脸严肃地说："小陶，你怎么了，如果有什么急事我可以准你几个小时的假，先去办事，你这样站不稳、坐不稳的样子成何体统？"本来就对孔权一肚子怨气的陶国伟此时听到孔权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批评自己，不知哪里来的火气，他回答道："孔总，我屁股上长了一个刺，坐不住啊，有句成语叫什么来着，对，'如坐针毡'，我现在就是如坐针毡啊。"一句话引得大伙哄堂大笑，孔权的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变青，他用手指着陶国伟说："好，你坐吧，你接着坐你的针毡！"说完话，孔权气哼哼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陶国伟本已打好主意，他今天既然要见王总的面，就是要与孔权彻底决裂，因此，他不想给孔权留任何面子。

十点十五分，公司的CEO王麟步入了公司。陶国伟的眼睛始终就没离开过大门口，当他看到王总走进来后，急忙站起身来跟着王总后面。王麟回过头看了陶国伟一眼后问道："小陶啊，你有事吧？"陶国伟点了点头，继续跟着王麟向总经理办公室走去。王麟笑了笑对陶国

伟说："等我十分钟，我打一个重要的电话，你先回座位工作，十分钟后来办公室找我。"陶国伟停下了脚步，他知道，老总的电话永远都比员工的汇报重要。

十分钟，对于陶国伟来说，简直就像十年一样难熬，他没有任何心思工作，干脆趴在桌上休息一下吧。总算是过了十分钟，陶国伟像被弹簧弹起来一样，他快步走向总经理办公室。不巧的是，此时，办公室里有一个人正在和王麟谈话，看来自己又晚了一步，透过磨砂玻璃看不清是谁，但看起来，这个人没有快速离去的意思。

在门口守候了足足半个小时，总经理办公室的门开了，陶国伟迫不及待地走到门前，从办公室里走出一个人，让陶国伟感到了万分尴尬，走出的这个人正是孔权。

"门外是陶国伟吗？找我有事就请进吧。"王麟的柳音从办公室里传了出来。陶国伟知道，孔权此来的目的很有可能是关于自己早上的事，但他心里有谱，毕竟自己花尽心血设计出一套有用的软件，这个说服力要比任何小报告有价值，他相信，总经理也是会相信业绩而非别人的话语。想到这里，陶国伟白了孔权一眼后，理直气壮地走进了王麟的办公室。刚一落座，陶国伟便拿出了自己的软件设计稿递给了王麟说："王总，您看看这个，这是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设计出的一套软件设计稿，请您过目。"看着王麟非常认真地看着自己的设计稿，陶国伟心里面感觉十分舒坦，他把接下来的话都已经在心里面打好了腹稿："王总，这么好的软件，我不明白为什么孔权左一个不行，右一个不行，他是我的主管，我没有能力反驳他，只好求助您了。"假如这话一说出，陶国伟心想，孔权恐怕要吃不了兜着走了，轻则他是玩忽职守，重则他有可能被认为是嫉贤妒能，阻碍公司发展。想到这里，陶国伟不由自主地暗笑起来。

十几分钟过去了，王麟仍然还在认认真真地看着陶国伟给他的设计稿，这一点让坐在对面的陶国伟感动不已，他深信，这份设计稿王总不一定能看懂其中的三分之一，但他仍然如此认真地看，这是对员

工劳动的一种尊重，做领导就是要这样做才行，不像有些领导一样，他们拿着自己看不懂的东西没扫上两眼便向一旁一扔说“你讲讲吧”，他们是不会做领导的人。翻到了最后一页后，王麟把设计稿往桌上一放对陶国伟点了点头说：“小陶啊，你设计的这款软件非常好，非常实用！”

听到王麟这么说，陶国伟眼前一亮，他满怀希望地看着王麟，正想把刚才准备好的话说出来，没想到王麟话锋一转说道：“但是，孔权都向我说了这些，我认为他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你想想看，这个软件是一个持续性收费服务的软件，假如我们推出它的话，我们就必须要配备大量的客服人员，增加了人力资本，还有，这款软件具有连续性升级的必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为此配备至少十人以上的技术团队来维护它和随时升级它，然而，你的设计已经是非常完美，想要升级必须要在至少一年的试用后才可行，但一年之内不升级的软件，在市场上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很难搏得买家的青睐，这又关乎到市场。因此说，从技术角度讲，你的软件很实用，但从商业角度来说，你的软件不宜投产。还有，你要服从和听取你的直接上司的安排，他毕竟在这一行业里比你干的时间要长，经验要丰富很多。”

王麟的这番话说出后，陶国伟的心情似乎一下子掉进了冰窟，先前对王总的好感荡然无存，这些话孔权对他都讲过，王麟只是照搬而已，陶国伟心里清楚，自己所做的工作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可！陶国伟是个倔脾气，他面红耳赤地对王麟说：“王总，我不这么看，假如一个企业只考虑成本而不想着开发新产品，这样做的后果是销路直接受阻。”此话一出，王麟先前和蔼的面孔一下子变得冷漠起来，他板着面孔道：“小陶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假如公司不重视新产品的开发，为什么要雇用你们这些高材生呢？”无法再解释下去了，陶国伟心想，肯定是孔权早已在王总面前说了自己的坏话，再解释也没什么用，干脆直接找董事长去说这件事，不相信这个公司就没有人认同自己。想到

这里，陶国伟一句话也不说，埋着头耐着性子听了几句教训口气的话后，转身而去。

一 白总（3）

打定了主意后，陶国伟气乎乎地回到座位上，他此时更不想工作了，自己就是搞不清，为什么好好的软件产品，公司上上下下就是不认可呢？正在这时，孔权走了过来，他铁青着面孔看着陶国伟，似乎有一肚子话想和他说，但又似乎与他无话可说一样，陶国伟心里清楚，这件事他把自己的顶头上司算是得罪到家了，今后不会再有什么好日子，假如董事长再不认可自己的工作，那么只有一条路摆在自己的面前，那就是另谋出路。

等到孔权离开自己视线后，陶国伟毫不犹豫地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董事长的电话："刘董，我是陶国伟，我设计出一个软件，但孔权和王总都不同意，我想让您过过目，看看可不可以投入使用，反正我觉得挺好的。"

用手紧紧地抓着电话的听筒，陶国伟就好像是抓着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紧张得双手都在发抖，他知道，电话的另一头的回答将决定着自己的职场命运。

"陶国伟……陶国伟是谁啊？哦，我现在不在北京，既然王总不同意，那我看还是不要做了，有什么想法直接和他说就行，就这样。"

电话的"嘟嘟"声让陶国伟的心都快要碎了，他知道，此处已无自己的立锥之地，还是一走了之的好。正当陶国伟拿着已经被挂断的电话听筒发呆的时候，孔权的身影再一次出现在他身边，用手点了点他道："陶国伟，来我办公室一趟！"

去就去，大不了我不干了！想到这里，陶国伟极不情愿地站起了身来到了孔权的办公室。

"你说你，假如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和我直说嘛，为什么跑到王总那里越级上报呢？王总最讨厌那些背地里打上司小报告的人，你是知道的。"孔权摇着头对陶国伟说。

“我什么也没说啊，只是把我的软件设计稿让他看了看，我真的什么也没说啊。”陶国伟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把当时设计好的话说给王麟听。

孔权一笑道：“好了，王总都和我说了，你给他看设计稿的目的是什么？我阻碍了公司的发展？还是我嫉贤妒能啊？这还需要用语言来直说吗？不愧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啊，办法都想绝了，幸亏我们的王总是个英明的领导。”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太明显不过，陶国伟知道，孔权是说给他听的，意思是说，王总不会听信陶国伟的话而对自己产生误解的，你省省吧。

陶国伟心想，既然我敢做就不怕你们知道，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他把头一抬，目不转睛地看着孔权，一言不发。孔权继续说道：“那好，这样，我刚才和王总也商量好了，你有才，既然如此有才，你就设计一款我们不需要花多少成本但又实用好卖的软件出来，时间期限是一周。”

岂有此理！听了孔权的话后，陶国伟差一点跳了起来，他知道，顶撞了领导的后果就是“穿小鞋”，这不，“小鞋”跟着就来了。设计一套软件本身就不容易，还要不花成本，还要实用卖得好，还要一周时间，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就在这时，王麟敲门走了进来，他满脸怒气地指着陶国伟说：“陶国伟，你来我办公室一趟，我有话和你说。”

陶国伟知道，今天就是今天，自己也豁出去了，去就去！

“你说你，假如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和我直说嘛，为什么跑到刘董那里越级上报呢？刘董最讨厌那些背地里打上司小报告的人，你是知道的。”王麟摇着头对陶国伟说。

怎么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王麟和孔权的话一模一样，几乎连问话的口气都是一样的。陶国伟摇了摇头答道：“我没有啊，只是我觉得我设计出来的软件很实用，没有人认可，只好向董事长那里说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目光短浅呗？想干就好好干，不想干就走人！”

自打陶国伟进入公司以来，头一次看到王麟问话时如此失态，他被激怒了，再联想到刚才孔权提出的那个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站起身来对王麟说：“王总，我正好不想干了，我这就走人！”

离开公司后，陶国伟的眼泪差一点掉了出来，他知道，每个月五千多薪水的工作没有了，自己将面临一个待业期。这倒不是让他最感到伤心的事，最让他不理解的是，自己设计出的东西为什么得不到公司的认可？

一个星期的时间转瞬即逝，陶国伟投出的简历不下百十封，可都像石沉大海一样，没有一个有回音的，陶国伟在这周里开始了自我反省，想起了当时的冲动也是后悔不已，越级上报是职场大忌，全世界没有一个领导喜欢员工背着自己到自己的上司面前说自己的不是，看来以后得改改这个毛病。

听完陶国伟的讲述后，贺飞也是无比感慨，他说：“职场之中就是风云变幻，说不定你就会踩到哪个雷上，有时是防不胜防啊。不过，我看白总这个人在待人接物上还不错，兴许这次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呢。”齐晨也随声附和道：“是啊，是啊，说不定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真正的归宿。”陶国伟也点?点头，他笑道：“但愿像你们说的那样，白总是一个想要干一番事业的人。”

二 期权（1）

回到宾馆，三个人全都累坏了。三个人两张床，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分配成了问题。齐晨抢先说道："我要睡单人床，你们睡双人床吧，我从小到大都是单睡，和别人睡觉我不习惯。"

"应该是和别的男人睡不习惯吧？"贺飞半开玩笑地打趣齐晨道。陶国伟在一旁乐得有些直不起腰了，他也没有和齐晨去争，径直向双人床走去。

"老同学，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意思是说我和女人就习惯了呗？"齐晨的脸胀得通红地说，"以后别再和我提女人了，就是因为女人我才把一份好好的工作给弄丢了。"

本来睡意袭来的贺飞和陶国伟听齐晨这么一说，困意全无，全都凑过来打听道："齐晨，讲一讲经过吧，我们以后也长个经验不是？"齐晨使劲地摇了摇头说："拉倒吧，我才不说呢，你们长这份经验干什么啊？睡觉吧，我都快要累死了，走了整整一个下午，实在不行了。"

"不行。"贺飞上前拉起已经倒在单人床上的齐晨说，"你把我们都弄得不想睡了，你一个人睡啊，没门，讲完再睡。"陶国伟一边展开被子一边也催促道："是啊，是啊，我白天都讲了，该轮到你讲了。"

"你们都多大年龄了，还要听睡前故事啊，哈哈。"齐晨此时的兴致也被他们调动起来，他打个哈欠后说，"好吧，我就满足一下你们的好奇心。"说完话，齐晨讲述起他的职场经历：

起初，齐晨在北京的一家知名企业工作起来很开心，原因就是他的相貌天生就讨女孩子喜欢，再加上个人的勤奋，工作成绩也十分突出，不仅同事，公司的老总方啸天也对他喜爱有加，薪水在一年当中涨过两次。然而，一个突发事件，让这位人们眼中的帅哥在事业上走入了低谷。

公司里有一个女同事名叫魏婷，人长得漂亮，她喜欢上了齐晨，每到周末的时候就要约齐晨一道去看看电影、打打保龄，而齐晨对这位姑娘也是倾心已久，两个人从此开始交往起来，但也只是拉拉手，没有更近一步的发展，毕竟大家都是同事，谁都不想主动先提出这个问题，害怕一旦不成会伤了彼此的面子，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这样大家都不好做。但是，时间一久，周围的同事全都看了出来，尽管齐晨在上班时装作与魏婷拉开距离。

有一天，公司的最高领导方总把齐晨单独叫到了办公室，等齐晨坐下后，方总冲着他笑了笑说："齐晨，听人们反映说，你和魏婷两个人正处于恋爱状态，有这回事吗？"怕什么来什么，齐晨虽然毕业后走入工作中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但他知道，目前有很多公司强烈反对办公室恋情的发生，更有甚者，见到一个开除一个。想到这里，齐晨的冷汗不由地从额头上渗了出来，他咬紧牙关答道："方总，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我和魏婷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真的没有什么。"

方总点了点头说："好，那我就放心了。"

看来真让自己猜对了，公司的确反对办公室恋情，齐晨知道方总很喜欢自己，听说自己和魏婷只是普通关系，因此他才说出"放心了"的话，看来以后与魏婷在上班期间还真得保持一段距离。想到这里，齐晨站起身来说："方总，如果没有其他什么事情，我就出去工作了。"方啸天冲着齐晨点了点头，示意他可以出去了。齐晨急忙起身低头打算拉开门，不想迎面冲过来一个女孩子。齐晨拉门，那个女子推门，两个人的动作频率一样，女子立足不稳，一头撞到了齐晨身上，险些将毫无思想准备的齐晨撞倒在地。

"爸爸，这个人是谁啊，他有意撞我，你管不管啊？"那名女子冲着方总撒起娇来。

"明明是你撞得人家，怎么说人家撞你啊。你说你，都这么大的姑娘了，走路还是这么慌里慌张的，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齐晨，没事儿吧？"方啸天站起身来询问齐晨。

“哦，没……没事儿。”齐晨吞吞吐吐地答道。走出门后，齐晨心里面一直打着鼓，爸爸？那个女的是方总的千金啊。幸亏自己动作慢，动作快些就把她撞倒了，那可是吃不了要兜着走了。

下班后，齐晨刚走出办公室的大门，魏婷便上前拉住了齐晨的右手说：“今天我有事，不能陪你了，记得这周末要去我家里啊，我想让我爸妈见见你。”齐晨点了点头，两个人分了手。还没等齐晨走到公交站牌，一辆红色宝马轿车停在了他的身边。齐晨用惊愕的目光看了看车的主人，吃惊不小，原来司机竟然是白天自己撞到的方总的千金方璐。方璐慢慢地摇下车窗玻璃，冲着齐晨一呶嘴说：“愣着干嘛啊？上车，我有话和你讲。”齐晨此刻就像一个奴隶一样，非常听话地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一边开着车，方璐一边对齐晨说：“你相信缘份吗？你不用回答，反正我不管你信不信，我相信。今天我们撞到一起就是人们所说的‘缘份’。你今天撞疼了我，我要你赔偿我的损失，周六陪我逛一天街就算补偿了。”

听到这里，?晨的冷汗顺着额头流了下来，他心想，偌大的企业都是方总一个人打拼出来的，其资产足以上亿元，假如自己成了总经理的女婿，那还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愧疚的是，假如真像自己刚才所想像的那样，魏婷怎么办，管她呢，反正我们只是拉拉手而已，只当是她初恋失败了，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是一经初恋就决定了婚姻的，男人嘛，还是要以事业为主。

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齐晨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他冲着方璐点了点头说：“感谢小姐抬爱，我一定奉陪。”方璐愉快地笑了起来，她说：“本周六上午，地坛公园见面，十点钟在公园正门。”齐晨得意地笑了笑说：“好的，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随即就来了，到了周五的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魏婷悄悄地来到齐晨身后，用小手重重地拍了齐晨的肩膀一下说：“齐晨，明天上午我想带你去见见我的父母，都已经说好了，你不能不去啊，

这是你表现的机会，一会儿下了班，我们去超市选些见面礼吧。”望着情绪饱满的魏婷，齐晨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他知道，明天假如自己见过魏婷的父母后，两个人的关系可能要确定下来，可是，自己已经不能这样做了，这几天自己也是刻意躲避着魏婷，故意冷落她。可是魏婷却没有看出来，还以为是齐晨害怕别人指指点点呢。

听到魏婷和自己说话，齐晨面无表情地回答道：“不行，明天上午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能陪你到你家看你的父母，替我向家里问声好吧。”

“这算什么？再重要的事还能比见我的父母重要吗？你说说，是什么事情，假如真的比见我的父母重要，我就同意你去。”魏婷不解地问道。

二 期权（2）

齐晨把脸一沉道："我们是什么关系？我想做的事情为什么非要你来同意做还是不做呢？"说完这句话后，齐晨的心里也是一阵酸楚，但他想把自己的立场摆给魏婷，希望她能知难而退。然而，齐晨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还不是真正地了解魏婷这个女孩子，魏婷是个性格倔强的女孩，什么事情她都要弄个水落石出才肯罢手。

魏婷离开齐晨时怒气冲冲地说："你想好了，假如你明天不去又不给出我一个合适的理由，今后咱们的关系就算是断了。"趁魏婷还没走远，齐晨赶忙说："我已经想好了，我们不太适合，断了最好。"

星期六一大早，齐晨就起了床开始洗漱起来，拿出几套新衣服开始精心挑选起来。最后他选中了一套西装。第一次约会，一定不能迟到，齐晨早早地来到了地坛公园正门，一看手表，发现提前了一个半小时。等待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漫长的等待更加痛苦，齐晨在公园门口来回地踱步，期盼着心中的"公主"马上到来。一个小时后，一辆红色宝马车缓缓地停在了公园的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位身着白色长裙的女孩子，她正是方璐，方总的千金。齐晨以最热情和最饱满的姿态迎了上去，女孩见到齐晨后也开心地笑了起来。在齐晨眼中，方璐的相貌与魏婷相比稍逊一筹，但她的综合实力显然要比魏婷强得多。

"齐晨，我知道你背着我就有事，这回看你怎么解释？"魏婷不知从哪里出来的，大声对齐晨喊道。齐晨当时就有些头脑发晕，看着来势汹汹的魏婷，他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一刻的尴尬。正当齐晨不知所措之际，更加令他瞠目结舌的情况发生了，魏婷走上前去扬手打了方璐一个耳光，继而对方璐说："你勾引我的爱人，这就是最好的下场！"

疯了，这个世界都疯了，齐晨上前一把推开魏婷，回身对方璐一个劲地道歉。方璐用手捂着发红的脸问魏婷道："你凭什么打我？你和齐晨是什么关系？"魏婷一阵冷笑后说："我们俩是床上关系！"一句话臊得方璐无法再继续问下去，而在一旁的齐晨此时已经气得浑身发起

抖来，他二话不说，上去就打了魏婷一个耳光。这一来，公园门口像是开了锅一样，看热闹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拢过来，方璐从小长这么大还没有被这么多人看过自己的笑话，她用手一指齐晨道："姓齐的，我算是看错了人。"说完话，她转身上了红色宝马，疯一样地开车离开了公园，齐晨在后面紧追两步喊道："小璐，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啊！"

"解释什么呀，人家都走远了。"捂着生疼的脸的魏婷跑到齐晨身边，温柔地说，"我不怪你刚才打我，我是太爱你了，才这么做的，现在好了，那个小狐狸精跑了，我们去逛公园，好吗？"

"你知道她是谁吗？"齐晨满脸怒气地质问魏婷道，"她是方总的女儿方璐！"

这句话把魏婷也吓得不轻，她知道自己这一巴掌下去闯下了大祸，瞪大了双眼看着齐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齐晨用微微发抖的手指指着魏婷低吼道："你……你以后离我远点儿，我再也不想看到你！"说完话，齐晨头也不回地走了。

周一刚到公司，魏婷便守在齐晨的办公桌旁，对齐晨说："别生我的气了，我真的爱你才这么做的，不知者不怪，我也是一时冲动。"

齐晨知道周六的事肯定没完，今天弄不好就得卷铺盖走人了，此时魏婷偏偏在这时来道歉，齐晨没好气地说："我敢生你的气吗？不过，你最好离我远一些！我现在心情不好。"魏婷的脾气也上来了，她从小到大都是被男生追，从来没有如此低声下气地追求一个男性，现在可好，不但求着人家原谅自己，还要被他悉落，自尊心的严重挫伤让这个女孩子疯狂起来，她忘记了自己所处的环境，忘记了自身的修养，她用手一指齐晨大声喊道："我哪一点配不上你，哪一点不比那个女的强，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疏远我？哦，看中人家的地位了吧，齐晨，你的心可真黑啊，你就是一个当代的陈世美！"

魏婷的喊声把所有的同事全都聚拢过来，有的人劝着她，有的人则说："你们吵架出去吵，这是办公室，大喊大叫的成什么事？"

魏婷此时真的是不管不顾了，她对说此话的人喊道：“我们两口子的事，用不着你多嘴！”

“两口子？”众人一片哗然。齐晨此时满脸通红，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再也不出来。在吵闹声中，方总步入办公区，他铁青着脸对齐晨说：“齐晨，你给我过来！”齐晨知道今天在劫难逃，他慢吞吞地起身跟着方总走向他的办公室，起身时用世界上最恶毒的目光瞪了魏婷一眼。

“你是怎么搞的？那天你是怎么和我说的，为什么魏婷说与你与她是床上关系，你想脚踩两只船啊？！你把我女儿当什么，二奶、小三？我现在已经严重怀疑你的人品问题了。”齐晨本想解释一番，但他知道，现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也说不清了，自己就是跳进黄?也洗不清。齐晨一咬牙对方总说：“我不想做更多的解释，现在我正式提出辞职。”

方总点了点头，对齐晨说：“你是一个人才，但临走时我给你一个忠告，把心放正路才越走越宽。”

听完齐晨的讲述后，贺飞真想一下子笑出声来，但他强行忍住了，陶国伟也是一样，用手使劲地掐着自己的嘴唇，没有让笑声释放出来。

二 期权（3）

白志鹏的笑容又一次出现在贺飞等人面前，贺飞强烈地感觉到了一种亲切感和归宿感。

白志鹏倒了三杯茶水放在他们面前，然后坐下来对陶国伟说："国伟啊，我看你的这两个小兄弟都是精明能干的人，不错，有前途。我估计你们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公司想让你们来做什么，这个问题稍候我会让我们的副总陈先赫给你们讲的。现在我想和你们谈一下待遇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期权吗？也就是说，我们公司更看重员工的未来发展，而不希望员工都抱着死工资混日子。我想，这是任何一家企业都会这么要求员工的。既然想让员工在企业的平台上发展得更好，就要给员工一个归宿感，也就是说，让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我们会按照员工对企业的贡献分配我们的股份，效益好工资自然就会高，效益不好，工资也就会低，这也正符合多劳多得的市场分配原则。经过我们研究，初步决定给陶国伟4%的股份，给其余两人各3%的股份，你们有什么意见吗？"说完话，白总笑容可掬地看着陶国伟，等待着他的答复。

陶国伟也没有立刻答复白总的问话，而是看了看贺飞，又瞅了一眼齐晨，然后低下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此时，齐晨抢先说道："白总，我们原来只是挣薪水度日的群体，目前还不太了解期权是怎么回事，因此在头脑中没有这个概念，觉得这些数字不容易被量化，您可以说的更具体一些吗？"齐晨说完后看了一眼贺飞，贺飞接过话来继续说道："我倒是对期权了解一些，只是不知道我们的股份是按什么来分红的，比如是公司的总利润，还是总营业额，还是我们这几个人的工作效益呢？"听了贺飞和齐晨的话后，白志鹏的表情突然出现了一丝不自然，但又马上笑了起来。就是这个微小的动作，被站在一旁的陶国伟注意到了，他马上接过话来说道："你们哪里能知道？还是听听白总的说法。"

白志鹏使劲把手中的烟蒂摁到了烟灰缸中，然后对陶国伟等三人说："比如我们公司到年底的盈利额为1000万，那么你们就用刚才给你们的百分比去乘这个数，最后得到的答案就是你们应得的薪水。"

"是30万，天哪，我们一年能挣30万！"齐晨喊了起来。说完话，齐晨感觉到自己有些失态，他向陶国伟吐了一下舌头，然后低下了头。

"何止是30万？"白志鹏又点着了一支香烟后说，"刚才只是打个比方，我们公司目前的利润每年至少要再加个零。"说完话，白志鹏用得意的目光看着他们三个人。

"一个亿？"此时，不仅是齐晨，包括贺飞在内也都惊叫起来。他们都是学理工科的，这个简单的算式还是能立刻算出来的，他们心里面清楚，假如白总说的是真的，那么他们每个人在一年内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陶国伟显然也非常激动，他没有想到白志鹏竟然如此大方，在没有看到自己的实力时就给了他们如此优厚的待遇，这说明对方非常信任自己。陶国伟急忙站起身来向白志鹏做了一个致谢的手势，然后坐了下来，喝了一口茶水后说："白总，我们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当然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把工作做好，不会让您失望的。"贺飞与齐晨此时也急忙附和道："是啊，我们会尽全力的。相信我们，白总。"白志鹏冲他们摆了摆手，笑呵呵地说："我当然相信你们，你们都是名校毕业的尖子生，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你们的。你们也该饿了吧，走吧，我们去吃午餐，我埋单。"

酒足饭饱之后，陶国伟他们三个人感觉到了天堂一样。会议室中一片寂静，贺飞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门口，等待着下一个主角的登场。门终于开了，从门外走进一个中年男子，身材魁梧，穿着一身灰色西装，长了满脸的络腮胡子，看样子好像三十五岁左右。齐晨心想：这个人大概就是白总说的公司副总陈先赫吧。果然，来人开始了自我介绍："我叫陈先赫，是负责网站建设这一块，今后你们的工作就由我来安排。"齐晨差点笑出声来，这个叫陈先赫的人说起话来细声细气，闭

上眼睛听，好像是一个女子在讲话，和他的长相身材极不相符，总觉得十分别扭。陈先赫说完话，看到三个人都没有什么反应，显然有些不高兴起来，他故意把声调提高了一个音阶道：“你们听到了没有？”陶国伟立即回答道：“听到了，陈总。”陈先赫满意地点了点头后继续说：“你们主要工作的内容是，搭建一个网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挂上全国各地的网站流量不错的小网站，我们从中获取点击率，再按点击率付费给这些小网站，而我们去收取那些商家的钱。换句话说，我们做的这个平台就是一个广告平台。目前我们正在联系各种商有的参与，而且效果非常理想，已经有不下几百个订单，如果你们的这个平台搭建顺利的话，到今年年底，我们就可以从中赚一大笔钱。”

“那我们具体要做些什么呢？”齐晨抢先问道。

“这个小兄弟非常务实，我?常喜欢这样的员工，呵呵……”陈先赫笑着说道。

齐晨立刻感觉到了头皮有一种发麻的感觉，如果说听陈先赫说话还能忍受的话，但他的笑声实在是让众人难以忍受。

笑罢，陈先赫接着说：“你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个网页做出来，具体的代码编出来，流量的统计结果一定要力求精准，保证商家与网站的互动性等，具体的内容我会以文档形式发给你们的。今天放你们一天大假，明天开始工作。”

白总、期权、娘娘腔的副总、网络平台？这一切的一切，在三个人的脑海里全都是个谜，要想解开这个谜团，看来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二 期权（4）

离开公司，三个人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一家网吧，坐在电脑前，急忙上网去查了一下，当贺飞在搜索引擎中输入“期权”两个字，敲了回车键后，看到了扑天盖地的信息，他深知，自己在这个时代前行，实在是落伍了。仔细阅读后，贺飞满眼睛都跳跃着那些带有金融性质的汉语，并没有理解多少实质性的内容，但大体意思他是明白了一些，就是说，自己相当于公司的股东了，到年底分红时，按照事先约定的能分到相应的报酬。假如公司亏损了，自己的劳动也就算廉价出售了，可以说，这是一个风险性劳动，但现在这个时代，没有风险怎么可以挣到钱呢?

眼睛盯着电脑，齐晨满脑子开始琢磨起来，突然，他问道：“国伟，贺飞，你说我们会不会被骗了呢？”

陶国伟也沉思了许久后答道：“我想不会的，你想想看，骗子一般都骗什么呢？无非是想骗财和骗色，我们几个人既没财也没色，他们没有理由来骗我们啊。”

贺飞在一旁笑了起来，他说：“幸亏几个老总都是男性，假如是女性，说不定想要骗色呢。哈哈。”听了贺飞的话后，陶国伟也是哈哈大笑。齐晨把脸一沉道：“你们是在嘲笑我昨晚讲的故事吧，我说不讲，你们偏要听，听完后还嘲笑我，真不厚道。”

突然，贺飞停住了笑声，他严肃地说：“我想，他们是不是想要骗取咱们廉价的劳动力呢？”

这句话给大伙提了一个醒，陶国伟也点了点头说：“这倒是有可能，不过，我们也不是傻子，先干几天再说，期间我们也可以向别人打听打听，假如发现疑问，我们几个就甩手不干，假如不是，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做两手准备还是好的。”

在宾馆里，贺飞一边整理被子一边对陶国伟说：“国伟，依我看，白总这个人在待人接物时让人感觉还不错，那个陈总却显得有些盛气

凌人，我有些不太习惯。”陶国伟拍了拍贺飞的肩膀说：“所以说嘛，姓陈的只能做副总，差就差在这里。”说完话，两个人全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门被推开了，齐晨从外面买东西回来，他听到两个人的笑声后，好奇地问道：“两位，有什么好事让你们笑得这么开心呢？”贺飞把自己刚才的想法和齐晨重复了一遍，齐晨一脸不屑地说：“那个姓陈的最招人烦，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好像中国最后一个太监一样，挺大个男人说起话来像女人一样，就好像一个同性恋患者似的。”陶国伟拉了拉齐晨的袖子说：“咱说归说，笑归笑，但不能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啊。我们把工作做好了就行了，管他别人怎么说话呢？”贺飞也点了点头说：“就是，国伟说的没错，我们没有必要和这种人较劲，听白总说，等过段时间后，我们就回到北京，去分公司做领导了，可能今后与那个姓陈的副总见面的机会都很少了，现在咱们在他手下干活，没有必要得罪他。”齐晨笑了笑，也觉得自己的话有些过分，急忙整理自己的被子去了。三个人又聊了一会儿天都沉沉地睡去。

工作的第一天，贺飞的情绪十分高涨，他干起活来极为卖力，因为他心里面清楚，自己挣的钱是公司的股份，也就是说，这份工作是为自己来干的，与以往工作时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眼看就要到午餐时间了，贺飞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双眼有些肿胀起来，一个上午没有活动的他真正地感觉到了劳累，他把眼睛使劲闭了一下，然后又睁开感觉到舒服一些，他回过头去和陶国伟说：“好久没有工作，今天上午算是过了一把瘾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中午。”陶国伟笑着答道：“这说明你是真心付出了，要不然不会感觉到时间过得这么快的。”贺飞傻笑了两声手说：“你每次看问题时都是说在根源上，小弟实在是太佩服你了。”

“工作时间不许谈笑！”一个细声细气的男声打断了陶国伟与贺飞的谈话。

“我还没见过这样的单位，工作之余连话都不让说一句。真没有人性！”等到陈先赫离开人们的视线后，齐晨小声嘀咕道。

陈先赫的出场的确让贺飞感到有些扫兴，他的工作兴致大打了折扣，他沉思了片刻后，开脆闭上了自己的双眼，反正快要吃午餐了，不如彻底休息一下再说。

讯创公司的食堂在大厦的地下一层，每个员工每个月都会有固定的餐券，每个人每天中午10元钱的标准，四菜一汤，是不错的伙食。贺飞拿着餐盒打到了自己比较爱吃的午餐后找了一个相对偏僻的座位坐下，没过多久，齐晨和陶国伟也陆续走了过来。还没等两人坐稳，齐晨便发出了自己心里的牢骚：“你们说这叫什么事？让一个女人腔的男人来管咱们还不说，整天像盯贼一样看着我们，我们就好像监狱里的犯人一样，一点自由都没有，这样的工作我看不干也罢。”听到齐晨的不满，贺飞苦笑一声后说道：“兄弟，先消消气，有话咱们慢慢说。我看那个陈总也不太顺眼，不过我们毕竟不会在上海久住，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工作场所，有什?事情我们先忍一忍吧。”陶国伟对贺飞的话表示了极大的肯定，他点了点头对齐晨说：“我们不是给姓陈的打工，而是给我们自己来工作，原因很简单，我们是拿着公司的股份来工作的，再说，将来我们的工作地点并不是上海，也不是总会在陈总手下工作，这一时的委屈如果忍不了，将来还能做什么大事呢？”齐晨也被两人说的脸红了起来，他赞同地点了点头，开始吃起饭来。

三 隐情（1）

上海的豫园，虽然不是上海的风景区，但却是令游人流恋忘返的一个地方。它集合了苏州的园林、天津的古文化街、南京的古都风貌、北京的小吃城等别有特色的景观，加上独有的上海气候，让豫园凭空增添了许多价值出来。

一周的时间过得飞快，贺飞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精力有些要耗尽的感觉。凭心而论，这一周的时间，不仅仅是贺飞，陶国伟和齐晨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强大的工作量的考验，尤其让众人感觉到累的原因还有来源于陈先赫每天像个监工一样给大家造成的一些心理压力。星期六的如期而至让三个人全都感觉到了一种解脱感，他们决定到上海的豫园去走一走，试图把一周的疲劳挥散而去。

坐在小山顶上阁楼的当中，三个人喝着茶水，炎热中的一丝丝微风让他们的确感觉到了阵阵惬意。陶国伟用手揪了一下自己的衣领，想让微风顺着领口进入更多，让凉意来得更加猛烈些，他说："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我们今后每逢休息时就可以来这里走走，既可以放松一下心情，也可以缓解一下我们的疲劳。"齐晨和贺飞对陶国伟的提议表示赞同，他们全都不住地点着头。齐晨显然比其他两人更加兴奋，他喊道："你们快看，还有大戏台呢，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真正的戏台，只是没有唱戏的，遗憾啊！"

"对了，贺飞，你一直在那家网站干得不错，为什么也离了职呢？我们都讲过了，今天你也讲讲吧。"陶国伟一边向外远眺，一边问道。贺飞抬起头来看了看天空，叹了口气道："说起这事来，我也觉得挺窝囊的，我是错交了朋友啊。"说完话，贺飞开始讲起了他的职场经历：

贺飞辞职的公司是一家网站，他负责研发工作，研究软件设计。和他在一起有一个同事名叫秦世荣，与他最为要好，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论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简直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有时下了班两个人全都不回家，而是找一家小酒馆喝点酒，聊聊天。虽然秦世荣

是一位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工作经验上较贺飞差了很多，但他却十分勤奋，总是向贺飞不断地请教问题，也正是这个原因，贺飞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由于公司不重视销售，长期亏损造成股东撤股，资金链一下子的断裂，直接影响到了每一位员工，所有员工的正常工资无法全额发放，只有半薪，很多人都选择了辞职，贺飞也有一种辞职的冲动，但最终他还是忍了下来，有些时候，一个人就是很难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而，有很多事情都是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公司决定裁员了，这个消息刚刚被发布出去，便引起了不少人的骚动，尤其是秦世荣，他深知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好不容易找到这份工作，假如因为自己的工作经验不足而被裁的话，自己就会又要面临自己也算不清多长时间的待业时期。

当天晚上，贺飞和秦世荣两个人在小酒馆里谈心。秦世荣把自己所担忧的问题说了出来，贺飞当时也喝得比较尽兴，就开始管不住自己的嘴了，他对秦世荣说："老弟，也就是你害怕失去这份工作吧，现在像这样的公司多如牛毛，想找份工作太容易了。就说现在咱们公司的老总吧，一点经营管理能力都没有不说，还特别自负，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公司发展到这种地步也是她咎由自取的结果。"秦世荣此刻悄悄地把手机的录音键按下后，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心里知道，此次裁员的名单上肯定不会出现自己的名字了。听完贺飞的言论后，秦世荣苦笑一声后说："哥哥，也就是你敢说这样的话吧，像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哪里敢有这样的想法呢？有人赏我们一口饭吃，就谢天谢地了，唉，都是为了生存，没有办法啊！"

第二天，贺飞昨天晚上在饭桌上发的一肚子牢骚不知道怎么在互联网上就已经传开了。公司的老总板着面孔质问贺飞道："假如你不满意公司的管理，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呢？我们的庙小，容不下你这位大神仙！既然是这样，那就请你另谋高就吧。但我奉劝你一句，以后不要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最好有什么意见当面说清楚，这样对你的人生也有好处。"

后来，当贺飞得知自己是被秦世荣陷害后，心里面难过了很多天，因此，他把自己的手机铃声设成了《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时刻提醒自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被人暗算的滋味不好受，尤其是被自己信任的人暗算后，更是痛苦。贺飞此时已经是心灰意冷，一刻也不想在这家公司干下去了。

三 隐情（2）

“晴空、翠野、池水，天地河江南成三景。”不知哪里来的兴致，陶国伟随口说出了一个上联，正在苦思，想要对出一个下联出来。站在一旁的贺飞对此非常感兴趣，他听到陶国伟说出这个上联后，感觉非常有意思，于是也开始苦思冥想起来。贺飞心中暗道，陶国伟出的这个上联的确很巧妙，晴空、翠野和池水这三样事物无论走到哪里都是随处可见的，而放到江南这个独特的环境中却显得格外耀眼，成为了三个别致的景色，下联一定也要更加巧妙才可以。

“有了，松竹、怪石、亭翼，林峰阁豫园堪一绝。”正当陶国伟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贺飞想出了下联。这个下联对的也是十分巧妙，松竹、怪石和凉亭的顶子也都是随处可见的事物，但当它们汇集到豫园这个特殊的地方中时却显得异常令人兴奋。陶国伟拍着巴掌笑道：“果然是好文采啊，我真是自愧不如啊。妙，对得真妙。我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人，本来应该能想的很远的问题却始终钻到一个死胡同中无法自拔。就比如拿这个对联来说吧，我的上联涉及的事物比较大，我在对下联时也想用大的事物来对，可是却无从找起，而兄弟你却以小来对大，太巧妙了。”

听完陶国伟的话后，贺飞心里面一震，倒不是因为陶国伟夸奖自己而感到心动，而是陶国伟刚才这段话中说出了一些关于陶国伟自己弱点的话，陶国伟的这个弱点贺飞在这一段时间里与他相处也略微地感觉到一些，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他认准的，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特别固执。贺飞心里面一紧，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好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在贺飞心里头也仅仅是一闪而逝。

“我看你们是清朝剧看的太多了吧，怎么一个个都像刘罗锅和纪晓岚一样，哈哈。”齐晨在一旁嘲笑道。

“你不懂。”陶国伟和贺飞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对齐晨说。

“好、好、好。我不懂，不明白你们从中体会到的乐趣。说点实在的，假如我们挣了很多钱后，你们都打算做什么呢？”

贺飞显然还沉浸在刚才对出下联的兴奋当中，他随口答道：“假如我有了钱就过隐居的生活，在僻静的地方盖栋房子，好好地过些无忧无虑的生活，每天吟诗作对，品茶下棋，神仙般的生活啊！”

陶国伟听了贺飞的话后却摇了摇头说：“我要是有了钱后，我就进行投资，开好多好多分公司，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公司，让钱生钱。”

齐晨诡秘地一笑后说：“我和你们都不一样，我要是有了钱，我就要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每天过着穿金戴银的生活，左拥右抱、仆人如云，越腐败越好。”

“没出息。”陶国伟和贺飞又是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此时，突然陶国伟的手机响了起来。

陶国伟隐约感觉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于是急忙接起了手机。手机刚刚被接通，就传出了一个细细的男声，但这个声音并不柔和，相反还略显粗暴：“你们是怎么搞的？都想罢工吗？办公室里一个人都没有，我们的项目要求时间这么急，你们都跑哪儿去了？太不像话了！”听到这个让人讨厌的声音后，陶国伟感觉到自己的脑袋都要炸裂了，他开始有些后悔这次上海之行，但是既然已经做到现在，即使是硬着头皮也要挺下去，只是让他感到很难办的是，如何向贺飞和齐晨解释。

“你为什么不说话，难道有意见吗？如果有意见也可以当面提，为什么要以沉默来对抗呢？”在陶国伟沉思的时候，那个细细的男声又在咆哮。

陶国伟知道自己再不说话，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立即回答道：“陈总，我们马上回去。”

贺飞在一旁虽然没有听清电话里的内容，但通过陶国伟的表情可以猜想到，公司里面肯定有什么事情，急忙上前问道：“陶哥，公司里

出什么事儿了吗？”陶国伟本来黝黑的脸显然由于胀红而有些发紫，他吞吞吐吐地说道：“我们……我们必须回公司！”

“为什么啊？这不公平！”还没等贺飞发言，齐晨便喊了起来。

“在这个公司，我们没有休息日！”陶国伟一字一顿地说。

贺飞听了陶国伟的话后，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道想着什么。而齐晨则暴跳如雷起来，他怒吼道：“他们还讲不讲理？又是那个姓陈的小子的主意吧，不行，我要找他理论去，实在不行我就找那个姓白的老总，不信他们还能大得过国家法律。”

贺飞一把拉住了处于急躁状态中的齐晨，耐心地劝道：“老弟，你先别着急，有事儿咱慢慢解决。我想这个公司也不会如此没有人性，只不过这个项目的确是急于上马，因此才让我们加班完成，这也是国家劳动法允许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只不过那个副总处理的方式可能有问题，我们可以向白总说明情况，我看白总那个人还是不错的。”听完贺飞的话，陶国伟点了点头，这番话也正是自己想对他们两人解释的内容。

三 隐情（3）

办公室里，陈先赫铁青着脸，在屋里来回踱步，嘴里面嘟囔着什么。

敲门声响了起来。陈先赫一个箭步冲到门口，打开门后看到了陶国伟他们三个人站立在门外。

“你们是怎么搞的？说不上班就不上班，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啊！”

三个人真的是烦透了这个声音，但又不能不听。齐晨把眉头皱成了一个大疙瘩，满脸不屑地站在原地忍受着这个细细的男声。

陶国伟满脸带笑地对陈先赫说：“陈总，请听我解释。今天是周六……”

“周六怎么了？”陈先赫毫不留情地打断了陶国伟的话，“周六就可以随便旷工吗？”

“不是的，陈总。您先听我解释一下。”陶国伟面带尴尬地说，“这不是旷工。周六和周日是国家法定……”

“什么法定？公司里的规定就不遵守了吗？你们看看这些是什么？”陶国伟的话再一次被细细的男声粗暴地打断了。说完话，陈先赫把一摞纸狠狠地摔在桌上。

陶国伟的脸胀得通红，他弯腰从地上拾起了一张刚才陈先赫扔到地上的纸，仔细看过后才知道原来这些都是公司与合作网站签过的合同，贺飞和齐晨也凑过来仔细看了一下。

陶国伟点了点头对陈先赫说：“陈总，您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您应该和我们说清楚才对。周六和周日是法定休息日，我们既没有接到任何加班通知，也没有……”

“哪来的那么多理由？！你们是木头人吗？没有脑子思考吗？还得像个小孩子一样让别人去教你们怎么做吗？”陶国伟的话再一次被细细的男声打断了。

“我受够你了，姓陈的！”一直站在旁边的齐晨突然间咆哮起来。这个举动让陶国伟感到不知所措，也让贺飞感到有些意想不到，更让陈先赫感到吃惊不小。此时，陶国伟再想阻拦齐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贺飞也用无奈的目光看着即将上演的谁也不知道后果的剧目。

此时的齐晨已经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怒目而视地盯着陈先赫，一字一句地说道：“姓陈的，你给我听好了，别以为你在公司是副总就可以随意污辱员工！别的咱先不说，你总打断国伟的话，这一点我就看不惯！你懂不懂得对其他人最起码的尊重？”

看到齐晨的意外举动，陈先赫的脸立刻变成了白色，他几乎是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对陶国伟说：“这就是你给我们公司招来的员工吗？有这样对领导说话的吗？”陶国伟听到陈先赫和自己说话，急忙拉住齐晨，而自己则慌忙给陈先赫道歉道：“陈总，他只是一时心急，你可要大人不记小人过啊！我们还是以工作为主，我们立刻去工作，耽误了工作进程才是大事呀。”

“不行！你必须立刻让他给我道歉！”陈先赫也喊了起来，他本来就细的声音由于用力过大反而变得更加刺耳。

贺飞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但此时也忍不住嘟囔起来：“世界大了，什么人都有。”

说来也奇怪，情绪失控的人，耳朵却非常敏感。陈先赫听到贺飞自言自语后，冲着贺飞大喊道：“你说谁呢？”贺飞把脸别了过去，没有理睬他。

陶国伟看到矛盾即将升级，他立刻把齐晨和贺飞拉到了一旁，与陈先赫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后，拿出手机拨通了白志鹏的电话。

僵局一直保持着，陈先赫惨白的脸一直阴沉着坐在沙发上，而陶国伟他们三个人也都在对面沙发上坐着，谁也不说话。时间在一点一点流逝，屋里的空气在一点一点凝固。门开了，笑声首先闯入了这个寂静的空气当中，陶国伟知道，救星终于到了。

“白总，这三个人我是不管了，我也管不了。”细声中掺杂着几分细腻，还有几分委屈，听着让人感觉到有些肉麻。

进门的人果然是白志鹏，他进屋后依然保持着那张永远都带着微笑的脸。他没有理睬陈先赫，而是径直走向陶国伟他们。陶国伟刚想张口说话，被白志鹏拦住了。白志鹏开口说道：“这件事情我已经基本上弄清楚了，你们先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说，千万不要冲动。”说完话，白志鹏转头招呼陈先赫：“小陈啊，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对你们讲。”听到白总招呼自己，陈先赫像小兔子一样，几乎是蹦着过来的。

白志鹏稳稳当当地坐在了沙发正中，并且让他们四个人也都坐了下来，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讲道：“你们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毕竟都是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同事，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让公司的业绩直线上升，发生矛盾是正常的事情，矛盾的根源也都是为了公司前进，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因此也没有解不开的结。”听了白总温和的讲话，陶国伟不住地点着头。白志鹏继续说道：“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也不想给你们分出个谁对谁错出来，就让它像一阵风一样过去吧，今后你们仍旧是好同事。小陶啊，我和你说几句话。”

陶国伟听到白总招呼自己，急忙把身体凑了过去。白志鹏说：“我们公司目前已经签了不下两百家网站，但这个平台还处于一个刚刚开发的状态，所以说，我们丝毫不能懈怠，只是苦了你们，也必须要占用你们的休息日，等到平台搭建好了，可以给你们休个长假，让你们好好放松一下。”陶国伟点了一下头说：“白总，我们加班没有任何意见，只是陈总应该和我们说清楚才对，这样没头没脑地批评我们，我们实在是接受不了。”白总冲着陶国伟笑了笑说：“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这件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小陈处理问题的方法的确有些问题，我会找个时间和他单独沟通的。目前的状况是，任务重、时间紧，不仅需要你们在休息日加班，而且还要在每天的工作时间上加大力度。要不然这样，公司给你们每个人买个睡袋，就不要回宾馆了。吃住都在

公司里，这样你们总是会保持着高度的工作热情，或者什么时候有了灵感，什么时候就可以上手工作。你们都是拥有股权的人，这个公司说白了也是你们的，为自己的公司工作就不要再讲什么条件了，你们说好吗？”

听了白志鹏的话后，陶国伟立即做出了表态，他点着头说：“白总，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的人，我们既然能从北京辞了职来到讯创，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创一番事业。我们就按您说的办，不回宾馆了，就在公司吃住。”

看着白总和陶国伟聊天，贺飞感觉到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做，就顺手翻着桌上的那些合同看。突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贺飞抬起头来对白志鹏说：“白总，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白总听到贺飞发问后，哈哈大笑道：“小伙子，咱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不需要这么客气。”贺飞用手指着桌上的那些合同对白总说：“我刚才翻阅了一下这些合同，发现了一个问题。记得我们刚来公司的时候，您对我们讲，我们搭建这个平台的赢利模式是通过这些小网站带流量，而从中收取想要做广告的商家的钱，相反，我们要按照流量来付给那些网站一些相关费用。可是，我刚才把所有的合同都看过了，与我们公司签过合同的全都是网站，而没有一份是付费商家的，那我们做这份工作岂不是只在赔钱而不赚钱吗？”

贺飞的一席话把在座的陶国伟和齐晨也都提醒了，他们也都纷纷翻看着这些合同。白志鹏听到贺飞的发问后，低着头想了一下后答道：“你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我们目前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联系。你们都是做计算机技术的，有些事情比我要知道的多。你们想想看，一个连网页都没有的平台，即使有一千家网站与我们合作了，但流量始终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我们凭什么和商家签合同呢，这也是公司急于让你们挤出时间来做工作的真正原因。让商家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需要具体的数字证明，我们什么都没有，很难与客户签下合同的。”

什么事情都讲不过一个理字。白志鹏的一番话彻底打消了贺飞他们的疑虑，句句在理。是啊，你连平台都没有搭建好，拿什么去和客户谈判呢？更何况这种谈判是要求客户拿出真金白银的事情。

白志鹏在谈笑间化解了一场几乎无法收场的矛盾，工作照常继续，生活依然忙碌……

三 隐情（4）

时间就是过得那么快，转眼过了一个月。贺飞明显感觉到了疲劳，陶国伟也觉得自己消瘦了很多，而齐晨则天天在公司里发出抱怨声，三个人的共同感受就是被判了一个月的有期徒刑。然而，令他们感到有些欣慰的是，这个平台已经初步搭建起来，那些已经签了合同的网站也在这个平台上显示出来，只是有很多细小的问题需要解决。不管怎么说，公司的要求算是已经超额完成了，陶国伟一屁股坐到了睡袋上面，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在副总办公室里，陈先赫慢条斯理地看着陶国伟的工作报告，得意地笑了两声后说："很好，你们的工作效率非常大嘛，值得嘉奖！目前流量监测还有问题吗？"陶国伟用无奈的目光看了一眼陈先赫，低声说道："陈总，这一个月能把这个平台搭建出来已经让我们使出了吃奶的劲了，完成流量监测工作至少还要一个月的时间。"陈先赫点了点头，站起身来用手拍了拍陶国伟的肩膀说："好的，我知道了。辛苦你们了。"陈先赫的"恩情"的确给陶国伟带来了很多的不适应，他不禁暗自打了个寒颤，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但却说不清楚。

眼看到了发放工资的日子，齐晨明显要比陶国伟和贺飞兴奋许多。很显然，齐晨自从在火车上被骗以来，生活方面的开销基本上只是依靠贺飞和陶国伟的资助，没有身份证的日子，让这位小帅哥连出门买东西的勇气都没有，也无法在银行开户，让家里面给他寄钱，只好等待这个月的工资。

在小酒馆里，贺飞给陶国伟满满地倒了一杯啤酒，双手递了过去说："大哥，兄弟我敬你一杯，同时也为我们的前程干了这杯酒。"齐晨也端起酒杯向陶国伟敬酒。陶国伟双手接过贺飞递过来的啤酒一饮而尽后说："两位兄弟，多谢你们这么支持我，这个月我们并肩作战，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哥哥觉得对不住你们啊。"说完话，陶国伟的眼眶有些湿润起来。贺飞摆了摆手对陶国伟说："大哥，你这样说就

见外了。自从我认识你的时候，就觉得你是一个可以带领我们为事业有所建树的人。我们将会一如既往地跟随你打拼，不管前方有任何困难，我们只要团结一心，相信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们的。”齐晨把杯中的酒倒进肚子里后说：“我们终于挣到第一个月的薪水了，也不知道有多少？我现在可是咱们当中最缺钱的，哈哈。”陶国伟和贺飞看了一眼齐晨也笑了起来。贺飞皱了皱眉头后对陶国伟和齐晨说：“可是我总觉得这个公司很奇怪，我们是不是被他们利用了呢？”听到贺飞这么一说，陶国伟也把手中的酒杯放到了桌上，仔细地听着贺飞下面的谈话。齐晨更是如此，他几乎要把耳朵贴到了贺飞的嘴边，想知道贺飞接下来所讲的话是什么。贺飞也感觉到自己的话有些危言耸听了，但他也只是感觉而已，如果让他说出来的话，也无从说起，他看了看陶国伟和齐晨的表情，无奈地摇了摇头说：“这个我说不好，只是有些感到怀疑，目前社会上人心险恶，我们不去害人，就会怕有人害我们。还是留个心眼的好。”齐晨对贺飞的话表示一百二十个赞同，在一旁也不住地谈起对陈先赫的看法，而陶国伟却低下头沉思起来，说句实在话，他的心里与贺飞一样，只是不愿意往这里去想，但事实毕竟是事实，自己与讯创公司比起来，很显然属于弱势群体，假如真如贺飞所言，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更要命的是，由于自己提议，把贺飞和齐晨也带来一同工作，假如上了当，怎么去和他们做交待呢？猜测毕竟还属于猜测，陶国伟不相信这么大的公司会去挖空心思算计他们几个人，想到这里，他又露出了笑容，对贺飞说：“我看白总那个人还是不错的，应该不会的。”贺飞也点了点头说：“希望如此，我只是神经过敏而已。”说完话，三个人全都笑了起来。

工资到账了，三个人全都傻了眼，贺飞和齐晨每人五百元人民币，而陶国伟稍多一些，六百。陈先赫给出的解释是，你们挣的是年薪，也就是每到年底分红，等于公司为他们三个人把钱攒了起来，到年底一并发放，公司管吃管住，三个人也没有休息日，给你们基本生活费就行了。工资发下来后，三个人当中反应最为强烈的就是齐晨，

如果不是贺飞和陶国伟劝着他，几乎又和陈先赫争吵起来。通过这件事后，陶国伟不安的心情越发不安，贺飞更加确定其中另有隐情。

江湖险恶的阴云立时笼罩住了陶国伟他们三个人……

四 谈判（1）

金秋八月的夜晚，陶国伟开始了失眠。他一夜没有合眼，满脑子都是讯创公司。为什么公司只与合作网站签约而不和付费商家签约？为什么每个月的工资只够他们生活所需？为什么不让他们休息？股份期权是否能够兑现？白志鹏的笑是善意还是恶意？贺飞和齐晨心里面怎么想他呢？自己来到讯创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

这一系列连自己都无法找到答案的难题就像一只大网一样在陶国伟的大脑中绞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压力，而且这个压力又是如此之大。失眠的痛苦让陶国伟在睡袋里乱动起来，此时，贺飞被陶国伟的动静吵醒了，他睁开迷迷糊糊的双眼，对陶国伟说："国伟，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陶国伟摇了摇头说："睡不着啊，我是想一些问题。"

通过这个月的相处，陶国伟把贺飞当作了自己最贴心的朋友，于是，他把自己心中的疑团趁着夜色一股脑地全倒了出来，贺飞的睡意也全然不见了，他坐起身来对陶国伟说："既然我们跟着你来了，就没有悔意！不管这个公司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就是失败了也不会后悔的。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我们有自己的技术，不怕没有出路。"陶国伟听到这里，激动地抓住了贺飞的双手说："好兄弟，我的好兄弟！"说完话，他的眼泪止不住从眼眶里流了下来。

贺飞看了一眼沉睡中的齐晨，拉了陶国伟一把，示意到办公室里谈话，陶国伟也心领神会地随着贺飞到了他们日夜办公的地点。贺飞干咳了一声后，低声对陶国伟说："不瞒你说，你刚才和我说的问题，我也都考虑过了，凭我的直觉告诉我，很有可能是这家公司把我们都骗了，但至于是怎么骗的我们，到现在我还没有想清楚。不过，我们现在不要再坐以待毙了，我们一定要主动出击才行，要死也得做个明白鬼。"陶国伟听到这里，眼睛一亮，他紧紧地盯着贺飞，期待着他能有什么好的办法。贺飞把声音压得更低后说："假如我们每天就这么按

部就班地工作，我们什么信息都得不到，只能是任人摆布。我们必须要与其他部门的人进行接触，打探到最可靠的消息。尤其是销售部的人，他们的谈单结果对我们很有帮助。”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陶国伟一拍自己的大腿说：“对啊，是这么回事，我们整天闭上眼睛瞎琢磨也没有用，只有通过与其他人接触才能有所收获。”

“你们晚上不睡觉，在这里嘀咕什么呢？”一个男子的声音打断了陶国伟与贺飞的谈话，这着实把他们两人吓了一大跳。当来人把灯打开后，陶国伟和贺飞才发现是齐晨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贺飞用手捂着胸口对齐晨说：“吓死人不偿命是吧！刚才见你睡得香，没有叫醒你，我们是商量对策来的。”齐晨好奇地问道：“什么对策啊？和我说一下吧。”陶国伟把刚才与贺飞商量的事情又与齐晨重复了一遍，齐晨拍手叫好，三个人决定天亮后实施他们的计划。

四 谈判（2）

一个星期转眼过去了，三个人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进展，原因很简单，陈先赫每天像“盯贼”一样看着他们，就差上厕所也跟着过去了，使得陶国伟他们感觉进了监狱一样，自由被人粗暴地剥夺着。

终于机会来到了，有一天下午，陈先赫正在监督陶国伟他们的工作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贺飞距离他比较近，手机中传出来的声音被他全都听到了。来电的大致意思是，陈先赫的儿子生病了，他的妻子催促他赶快回家送儿子去医院，起初，陈先赫不想离开公司，但被他的妻子在电话里一顿臭骂后，急忙离开了公司。贺飞实在忍不住了，他一边笑一边把这件事说给了陶国伟和齐晨。齐晨一拍巴掌笑道：“姓陈的也有挨骂的时候，真是太痛快了。”

陶国伟紧张地拉了拉贺飞的袖子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快去约他们，咱们晚上去喝酒去。”贺飞也知道这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急忙起身到销售部员工所坐的位置走去。

老地方，还是那个平时常去的餐馆。陶国伟和齐晨坐在一张桌子旁等着贺飞。

没多大工夫，贺飞从外面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位年轻人，从侧面看，更像是一个小男孩。贺飞径直走到陶国伟和齐晨面前，给他们介绍道：“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客户代表刘向，今天特意约他来和我们大家见个面，都在一家公司工作，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我们也希望多交一个朋友。”齐晨听了贺飞的介绍后心中暗想：现在的公司真是花样百出，业务员就是业务员，还起个挺好听的名字，叫什么“客户代表”。那个貌似小男孩的年轻人非常有礼貌地向在座的人点了点头，然后自我介绍道：“我叫刘向，今年21岁，未婚。希望各位大哥哥抽出百忙当中的时间来为你们的小兄弟考虑一下我的个人问题。”一句话把大伙全

都逗乐了。陶国伟心想：做业务的人还真行，都是能说会道的，也难怪，他们都是靠嘴皮子吃饭的，不能说还能行吗？

刘向做完自我介绍后，坐在了贺飞与齐晨中间。贺飞把餐馆的服务员招呼过来与齐晨开始点菜，而陶国伟开始与刘向搭上了话："小刘，你们那里最近忙吗？"

刘向笑了笑答道："这位大哥，我们不忙可不行啊，每个月的任务压在我们头上，哪个月完不成任务就要扣我们的工资，你说这谁能受得了啊？要说吧，我们这段时间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往常我们谈业务都是向别人要钱，而这次是给别人钱，你说怪不怪？"

刘向的这些话引起了陶国伟极大的兴趣，他故意装作惊讶状地问道："我们公司钱多了没地方花吗？这叫什么业务呢？我让你把我给说糊涂了，哈哈。"

刘向冲着陶国伟摆了摆手说："大哥你还别笑，听说我们这回联系的用户和你们有很大的关系呢。"此时，贺飞和齐晨已经把酒菜都点好了，贺飞接过了刘向的话说："是不是你们在谈网站合作，按流量付费的业务呢？"

刘向双手一拍，对贺飞说："这位老兄说的对，就是这个业务，我们的任务是每天两个单，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个单。如果每个人超额完成任务还有奖金呢，要是一直谈这项业务就好了，我们做销售的日子可就美大发了。你们想啊，倒贴钱的单子哪个客户不想签呢？"

此时，一碟花生米、一盘肉皮冻、四个热菜和十瓶啤酒全都陆续被服务员端了上来。陶国伟站起身来，给刘向满满地倒了一杯啤酒后说："小兄弟，咱们先喝一杯，为了我们的相识和以后的相交干一杯。"刘向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后用手抹了抹嘴角说："没说的，一看几位大哥就是爽快人。我知道你们请我喝酒是想打听些公司的事情，我也是个直率人，这么和几位说吧，公司是人家的，吃到肚子里是自己的。我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陶国伟乐了，贺飞笑了，齐晨站起来了。刘向的话把大伙全都逗笑了。齐晨端起酒杯又敬了刘向一杯后说："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需要打听的，只是想和其他部门的人多沟通一下。你想，我们初来乍到的，对于公司里的情况一无所知，通过聊天，我们也想多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以便日后更加快速地融入咱们这个大家庭当中。"

刘向吃了一口菜后，不紧不慢地说："我在公司只是一个小业务员，虽然在这里的时间不短了，可是我对这个公司知道的也很有限，我总感觉白总这个人非常神秘，不过这也是感觉而已，具体让我谈他神秘在哪里，我也说不清楚。"

陶国伟淡淡一笑道："我们不想了解更多信息，只是想知道一下，我们目前做的这个项目应该涉及到一项业务，就是绑定一部分付费商家，不知道咱们对于这个项目，现在进行的如何了？"

还没等陶国伟把话说完，刘向张大了嘴，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陶国伟，半晌才说："我压根儿都没听说过这个项目，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个项目，更不知道有这个项目啊！"

陶国伟听到这里，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也没心思吃东西了，直接逼问道："其他人也没有做这个项目的吗？"

刘向沉思了好半天，最后抬起头来坚定的摇了摇头，用世界上最肯定的口吻答道："没有，绝对没有。他们谈过的单子没有保密的，也没有必要保密。"

陶国伟点了点头，用失望的目光看了看贺飞和齐晨，贺飞和齐晨也用同样的目光看了看陶国伟。

刘向刚刚喝进去一口啤酒，突然看到自己对面的三个人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看着，笑得他差一点把口中的酒喷了出来，他强行咽进酒后说："我说，你们几个这是怎么了？实话和你们讲吧，公司让咱们做什么咱们就做什么，管它那么多呢？你们看我，我只是听从公司的安

排，公司对我也不薄啊，一个小小的业务员就分到了5%的股权啊，等到年底，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等到刘向的这句话出口以后，三个人更是吃了一惊，他们继续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看着，谁也说不出来一句话，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突然间袭击了他们三个人，他们谁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四 谈判（3）

“这活儿没法干了，干了半天也收不到任何效益。公司请我们来是让我们赔钱的，谁爱干谁就干，我是不干了。”齐晨躺在睡袋里发着牢骚。

陶国伟坐在电脑旁听到了齐晨的抱怨声后，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对他说：“先不要过早地下结论，依我看，公司不一定没有想到这些，也许只是一个战略安排，我们得到的信息也只是道听途说，还没有更深入的了解，现在‘摞挑子’显然不是明智之举。”贺飞走过来也拍了拍齐晨的肩膀说：“国伟说的对，我们还并不完全了解公司的战略，有可能我们之间产生了某些误会。我也不相信哪家公司愿意赔本做生意，等我们再多打听一些消息后再说吧。”齐晨听了两位的话后，从睡袋里面钻了出来，他频频点着头，表示赞同。

贺飞抬起头看了看陶国伟说：“国伟，那依你的意思，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是继续按照公司的部署来做，还是我们另辟蹊径，再找一条出路来做呢？”

贺飞的发问也正打在了陶国伟的痛处，说实在的，他这两天也一直为这件事发愁。陶国伟低下头去，想了好半天，猛然抬起头来用坚定的目光看着贺飞和齐晨说：“你们说我们现在所做的项目好不好，能不能赚到钱？”听了这个没头没脑的问题后，贺飞和齐晨都感到非常惊讶，呆呆地站在原地好长时间才一同点着头，异口同声地说：“这个项目很好，一定可以赚到钱的。”陶国伟笑了，笑过之后对两人说：“好，既然项目好，我们就更有了信心，假如公司仍然无法与付费客户签单，我们就自己来做这件事，等到拿到了利润，公司就会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不知是陶国伟的话对两人起到了激励作用，还是两人早就有了这样的打算，三个人的手情不自禁地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激动之余，陶国伟对两人斩钉截铁地说：“既然我们决定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在工作流程上就要做出相应的改动，不能完全按照公司的规定来做，虽然其中肯定会有一些风险，但我相信，只要拿到了利润，公司也会感激我们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在客户页面上嵌入收费广告，通报每日流量，让更多的商家引起重视，所有的签单行为都由我们和客户之间联系，不通过销售部。你们说如何？”这个想法再一次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四 谈判（4）

半个月非常迅速的过去了，公司方面付费客户项目丝毫没有动静，相反，通过陶国伟提出的平台转型，反而顺利地签下了一个单子，这个单子是一家服装企业，他们非常看好这个平台，认为这个平台的广告效应非常好，因此，签单的过程是相当顺利，这也无异于给陶国伟他们打了一针“兴奋剂”，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公司的战略是错误的。

“这个单子就是一场‘及时雨’，我们从此有了与公司谈判的本钱。”小酒馆里没有多少人，因为还没有到上客人的时间，空空的屋子里传出了陶国伟兴奋的声音。贺飞和齐晨也扯大了嗓门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了将来的工作方向。齐晨咧着大嘴说道：“这就对了，我早就看出公司的问题，就是那个姓陈的小子最没用，看样子白总还挺信任他的，这个‘害人精’几乎要葬送了整个公司，如果没有我们国伟英明的决断，恐怕我们的项目就要夭折了。”贺飞也挑起了大指对陶国伟说：“大哥真是英明，这个决定确实改变了我们一直以来极为被动的地位，我们有了充足的理由来说服白总了。”

陶国伟摆了摆手说：“你们别给我戴高帽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是公司逼我们这样做的，其实说起来这是一步险棋啊，万一没有签单，我们很难向公司交待的。”

齐晨笑眯眯地问道：“大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如何展开呢？”

陶国伟也笑着说：“我们有了签单，下一步的工作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公司给我们安排的事情先放一放。我们目前唯一要做的就是售后服务。既然客户给了我们真金白银，我们就要用最好的服务来回报他们。首先我们要在平台的首页做一个大的广告出来，给客户做出一个精美的页面，力求宣传效果最好。”

四 谈判（5）

“你来给我一个交待！”

副总办公室里，陈先赫阴沉着脸对着陶国伟。陶国伟满脸不屑地站在桌子对面，根本没有正眼看陈先赫，这使得陈先赫更为恼火。他把桌子一拍，怒吼道：“你们是怎么工作的？公司对你们的期望值这么高，而你们呢？每天不知道做些什么，平台的进展一点儿都没有，让我怎么对那些签单的客户交待呢！”

“啪！”

桌面上出现了一声巨响，把陈先赫吓了一大跳。他心想：我没有拍桌子，怎么有这么大的动静呢？当他抬起头来，才发现是一向温文而雅的陶国伟做出了比他刚才更为剧烈的举动。陶国伟揉了揉被震疼的手掌后，以更高的音调对陈先赫说：“我想先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你们给我们的单子哪个是付费客户的？我们这样做下去根本就没有意义！因此，我们改变了工作方法，不再去为你们那些伸手向公司要钱的客户服务了，我们要为那些付费客户服务。”

陈先赫的脸现在已经失去了血色，他根本没有预料到陶国伟的这个举动，也让他感到非常奇怪。他站起身来，对陶国伟挑起了大指道：“你可真行，我工作了这么长时间，第一次见到像你这样敢对上司拍桌子瞪眼睛的员工。公司的战略还容不下你们来指手画脚的，听懂了吗？一个企业的成功讲究的是执行力，执行力！你懂吗？就是要无条件服从。”

陶国伟把自己的声音提得近似于嘶吼地说：“我不管什么执行力，我只知道做企业就是要赚钱，总做赔钱的买卖就不是好企业！事实证明，公司的战略就是错误的，错了就要改过来。”

陈先赫此时真有些恼羞成怒了，但由于他的先天条件，因此无法用声音压过陶国伟，但他还是尽力吼道：“明天我们见白总，你们几个准备卷铺盖卷回家吧。”说完话，他绕过桌子冲出了办公室，把门狠狠

一带，随之，办公室里出现了一声巨响。办公室里面所有的员工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争吵所惊呆了，他们纷纷低下头，忙着各自手头上的工作。贺飞和齐晨看到陈先赫气愤地摔门而去，心里面别提有多舒服了，仿佛这两个月所受的恶气在这一刹那全都出来了，他们赶忙跑进副总办公室去向陶国伟问问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陶国伟此时此刻才真正后悔起来，原本好好的工作，每年可以挣到几万的薪水，业余时间编个软件什么的，每个月也至少能得到个千八百元，在外人眼里，这就是小康生活了，干什么还要千里迢迢地跑到上海受这份窝囊气呢?

陶国伟满脸通红地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可以看得出来，这次他是真的生了气，而且是把这近两个月来的怒气一并发泄出来的。贺飞跑过去拉了一下陶国伟的衣袖，示意他应该出去说话，陶国伟这才清醒过来，随着贺飞和齐晨走出了副总办公室。

贺飞看着陶国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过了好久才问道："你说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咋办咱就跟着干。"

陶国伟面色凝重地看了看自己的两个兄弟，最后用低沉的语气问道："单从这个项目来看，假如我们自己来做，你们有信心吗？"

这突如其来的问话，的确有些出乎贺飞和齐晨的意料，但他们通过陶国伟的话音中可以明确的判断出来，他已经有了下一步的打算，而且这个打算非常坚定并且有力，不能说是石破天惊，至少也会是出人意料。

贺飞点了点头，对陶国伟说："大哥，有话你就明说吧，我们跟定你了，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会以最大的力量支持你的。"齐晨也同声附和。

陶国伟的眼眶开始湿润了，他上前紧紧地拉住了贺飞和齐晨的手说："明天我去见白志鹏，把咱们的计划和他说一下，并把我们的订单交给他。假如他明白事理，我们就继续在这里做下去，假如他和姓陈

的沆瀣一气，我们还不侍候他们了，今后我们就以这个项目重新创业，创出我们自己的一片天空！”

齐晨听陶国伟这样一说，拍着巴掌说：“支持国伟的决定！我早就受够了那个‘活太监’的气了，依我看，不管姓白的怎么说，咱就不干算了。我们自己去创业，省得让别人总是对我们说三道四的。”贺飞在一旁却摇着头对齐晨说：“你啥时候才能改掉这个喜欢冲动的毛病啊？依我看，我们还是先探听一下白总的意见再决定下一步的打算，国伟的计划非常全面，我们总要给自己多留几条路好，再说，现在创业并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完成的事情，还需要资金、关系、产品，很麻烦的。”齐晨咧着嘴笑了笑，对贺飞说：“我也是一时兴起，其实我也愿意多一条腿走路，这样不是更稳当吗？”说完话，三个人相视而笑。

走进了影壁墙中的办公室，陶国伟心里感到了一阵阵的紧张，他心里面清楚，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也许会继续留在公司得到更好的发展，也许就会与讯创公司彻底决裂，关键就要看这次谈判的结果如何了。

白志鹏依旧用那张充满了笑容的脸对着陶国伟，语音仍然是那样的亲切地说：“小陶啊，当我们见过第一面的时候，我就非常看中你，知道你一定会干出一番出色的事业，但你一定要改掉冲动的毛病。不过也难怪，我年轻时也经常冲动，但多半会感到后悔。我们有了什么矛盾可以面对面地通过沟通来解决，和同事尤其是上司，最好不要争个你死我活的。”

四 谈判（6）

陶国伟知道，白总所说的这番话是针对昨天自己和陈先赫发生冲突的那件事，肯定是陈先赫恶人先告状，致使白总对自己产生了某种成见。他点了点头，对白志鹏说："您说的对，今后我一定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但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说明。可能昨天在副总办公室里发生的冲突您也都听说了，那我就不再做重复。我只想说明一点，就是公司是企业，企业的生存就是要靠盈利。如果让我们几个一直在做赔钱的活儿，我们即使再努力，心里面也会难过的。因此，我觉得公司的决策有误，我们想按照我们的方法来做。您看一下这个。"说完话，陶国伟把那份付费客户与自己签的合同放到了白志鹏的面前。

白志鹏先是愣了一下，但马上又眯起了双眼，拿起陶国伟放在桌上的合同翻了两下。突然，白志鹏的脸色开始变了，他的笑容也看不到了，他开始皱起了眉头，最后，他板起面孔对陶国伟用训斥的口吻说道："这是谁给你的这个权力？"白志鹏的变化真的有些让陶国伟无法接受，他的心里面感觉凉了半截，越发预感到事情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总觉得公司似乎在隐埋着什么事情。

陶国伟并没有正面回答白志鹏的提问，而是双眼紧紧地盯着他一言不发，想听一下他接下来的话语。白志鹏看到陶国伟没有说话，也感觉到了自己的态度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低下头尽量地平复了一下自己情绪后，笑容又回到了他的脸上。陶国伟此时心里面忽然感觉眼前的白总更像一个演员，一个连自己的表情都可以控制的人，真不知道他还有什么控制不了的。白志鹏思考了一下后说："小陶啊，公司有公司的战略，你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绝不能乱来啊。你这么一来，完全打乱了公司的部署，让我们真的很难做啊！"

陶国伟越来越对白志鹏这个人产生了怀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于是紧接着说道："白总，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给公司带来了

利润，反而是破坏了公司的部署呢？难道企业不去想办法赢得利润就是战略吗？这个打死我也想不通。”

白志鹏真有些压不住自己的耐性了，他几乎半个身子都站起来了，但最后又慢慢地坐了下来，对陶国伟说：“我们脚下的路是要一步步地走出来的，我们的工作要一步步地做，急于赢得利润会欲速不达的。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把这个平台做大，再做大，我们还用和那些付费客户谈吗？跟本就用不着了，他们会主动找我们的。”

白志鹏的话初听起来的确很有道理，但陶国伟站在原地思考了片刻后对白总说：“我不同意您的说法。现在的商业战场中，什么距离最远？是装钱的口袋之间距离最远。如果我们不在搭建平台的同时去谈付费客户，不用良好的服务来维护客户，指望客户主动送钱给我们，依我看就是‘天方夜谭’。如果您认为我们所做的对，我们就继续做下去。”

白志鹏脸上的笑容再一次消失了，而且是彻底地消失了。他用眼睛瞟了陶国伟一下后冷冷地问道：“听你话里的意思，假如公司不按你们的想法来做，你们就不做了吗？”

面对这个既突然而又敏感的问题，陶国伟并没有做正面回答，而是坚定地点了点头。

白志鹏长叹了一口气对陶国伟说：“那好吧，明天上午，你们就交接一下你们手头上的工作吧。”

说完这句话后，白志鹏开始给陈先赫拔起了电话，不再理睬陶国伟。陶国伟知道，自己最后的希望破灭了，这次谈判最终破裂了。

陶国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回自己的办公区的，失望、失落、后悔、痛苦的心情交织在一起，又不知如何发泄出来，他真的没有想到自己来上海的结果会是这样，但他也无法想像对跟随自己打拼了两个月的兄弟如何解释，更无法预测将来走向创业之路的艰难险阻有多么大……

五 惊梦（1）

贺飞和齐晨紧张地等待着陶国伟的归来。

在焦急的等待中，陶国伟回来了，带着失神的表情回来了。

齐晨正要上前询问陶国伟谈话的结果，被贺飞一把拉住了，贺飞用手指了指陶国伟的脸，对齐晨说："不用问了，结果都写在了国伟的脸上了。"齐晨这才仔细地看了看陶国伟，傻笑了两声后等待着陶国伟的发言。

陶国伟苦笑了两声后对两个人说："我对不住你们。白志鹏也不同意我们这样做，看来我们必须要做下一步的打算了，这个公司我们不能再给我们提供发展的平台。"

贺飞不解地问道："这是为什么啊？我们这样做对公司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

陶国伟摇了摇头道："依我分析，事情可能并不像我们想像中的那么简单。公司一定有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又无法与我们讲，我们的做法有可能严重打乱了公司的目的。"

这句话让大家全都陷入了沉思，所有的人都无法找到问题的答案，不知道这家公司到底隐藏了什么东西，隐藏了让大家都无法猜透的东西。

寂静维持了大约十五分钟，突然，陶国伟睁大了双眼，他似乎想明白了什么事情，对贺飞和齐晨说："在网站建设中有这样一种经营方式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那就是先不考虑网站盈利，只是单纯地把流量做大，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只要把流量做大后，就可以拿它去吸引投资，引入更多的风险资金后开始'烧'钱，最后直至把钱'烧'完后再把网站卖掉。"

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贺飞一拍脑袋惊叫起来："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我看是这样，依靠网站去谈广告客户是既费事又有风险的事情，如果把网站的盘子做大后拿去融资，可是一步到位的盈利，但这种方

式是短期行为，根本无法对企业的持续发展有什么好处，除非这家公司根本就不想长做，或者就是一家骗子公司？”

陶国伟和贺飞的谈话也让齐晨惊叫起来：“我看就是这样，你们见过哪家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在墙壁里面呢？开始我还以为是老板的个性喜好呢，现在看来，他们就是一大群骗子。”

贺飞在一旁沉默了许久后说：“他们既然是骗子，那我们成了什么？”

陶国伟惨笑一声道：“我们只是骗子手中的三粒棋子，如果有用处就留着，用不着就弃子。想当初我们还以为自己是公司的股东呢，看来股权也只是一个诱饵而已。”

“明天就回北京，按照国伟说的办，我们自己创业。依我看，这个平台只需我们来做就可以，我们既有做网站的能力，又有签单子的能力，何必要依附于这家公司呢？他们不愿意拿的钱我们来拿，哈哈……”

齐晨的笑声稍微给沉寂的环境增添了一丝希望。笑毕，陶国伟面色严峻地说：“创业首先需要资金，我们的资金从哪里来呢？”听到陶国伟这么一说，齐晨不笑了，贺飞也不笑了，因为大家心里明白，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创业就会有风险，风险的多少决定于资金，这是一个既现实又严肃的问题，也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陶国伟想了一下，对他们说：“这样吧，我们集体来凑这笔钱吧，然后回到北京我们找一家中介公司帮忙，注册一家企业，现在的中介可以说是神通广大，据说可以在我们注册资金上做些文章，只要我们的公司顺利成立，赢得利润后我们就按目前我们所出资金的比例分红。你们说这个办法如何？”贺飞笑着说：“看来我得多出些，要不然分红的时候我得到的少了会眼红的。哈哈。”而齐晨在一旁却苦着脸问道：“国伟，假如我们赔了怎么算啊？”贺飞使劲用手捶了一下齐晨的胸口，嗔怒道：“公司还没成立，你就喊赔，再嚷嚷把你的嘴撕烂。”齐晨见贺飞

恼怒了，吓得吐了一下自己的舌头，不说话了。陶国伟想了一下后说："我们风险共担，赚了大家分，赔了也按比例算。"

齐晨用手挠了挠自己的头发对陶国伟说："咱们不能赔吧，开始我少出些行吗？等到我们赚了钱，我再陆续投入，好吗？"

陶国伟摇了摇头说："投资肯定会有风险，这就要看你的眼力了。多投入多回报，少投入少回报，不投入无回报。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没有人可以打破它。但我们一定要量力而行，这件事还需要我们慎重考虑，不能头脑一热做出盲目行动。依我看，还是等到我们回到北京再做商量吧。"

贺飞点了点头，说："那我们明天就启程吧，我一天都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这两个月的生活真是让我受够了。"

陶国伟正准备说话，突然他的手机也响了起来。"今天是怎么了？说不来电话我们一个都不来，说来电话全都来了。"陶国伟一边接起电话，一边在嘴里嘟囔道。

"国伟啊，我是白志鹏。晚上有空吗？把你的兄弟们也都叫上，我请你们吃顿饭吧，这两个月来你们天天加班，我心里面也确实有些过意不去，对你们关心太少了。"

陶国伟万万没有想到白志鹏的这个电话，他停顿了半分钟后答道："好吧，我们准时到。"

与白志鹏约定好时间和地点后，陶国伟转头和两个人把电话内容说了一下，齐晨立刻叫道："不去，我们既然已经决定离开这家公司了，干嘛要和他见面呢？"

贺飞摆了摆手对齐晨说："我说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这个冲动的毛病呢？我们先去见见他，或许从他的谈话中得知一些蛛丝马迹呢。我们刚才也仅是猜想，兴许白总真的是被陈先赫给欺骗了，通过这次谈话有可能扭转过来他的思维，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假如不是这样，我们就当是与他道个别也行。退一万步说，白总这个人也很

坏，我们至少还可以白吃他小子一顿不是？这事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不去呢？”

陶国伟对贺飞挑起了大指道：“还是贺飞考虑问题周全一些，我刚才也是这么想的。”

齐晨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说：“我可真够笨的，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

陶国伟笑道：“就算他摆的是个‘鸿门宴’，我们兄弟这次也要闯它一闯！”

五 惊梦（2）

一家上档次的酒楼，一桌丰盛的酒席，四个人围坐在桌旁，服务员端着菜单等待着一位身穿白色西装的老板点菜。

“你们看还想吃点什么？”白志鹏把手中的菜单推向陶国伟那里，陶国伟笑了笑答道：“白总，您太客气了，客随主便，您来点吧。”白志鹏对服务员说：“那好，再来一个油焖大虾，一瓶‘沪州老窖’。”贺飞用眼睛死死地盯着白志鹏的脸，仔细地观察着他的表情变化，而齐晨却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没等菜上齐的时候就开始吃了起来。他知道，这次的到来是完全正确的决定。

看到酒菜都上齐了，白志鹏端起酒杯对陶国伟说：“小陶啊，今天上午我的态度也不太好，不过说句心里话，办公司室里还有我的秘书在场，你当场将我一军，让我很下不来台啊！”陶国伟呵呵一笑道：“您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并没有将您一军的意思，而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而已。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我们的办法到底不好在哪里，您能说明白一些吗？让我们知道一下错在哪里。”

白志鹏脸上的笑容随着陶国伟的问话稍有些停顿，但这只是一刹那发生的事情，却没有逃过贺飞的双眼，他来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观察白志鹏这个人。白志鹏满脸带笑地对陶国伟说：“我们目前的业务力量还不足，因此，我们的工作要逐步进行，不能急于求成。”

“借口，这绝对是借口！”贺飞心里面这样想着，自己早已从刘向那里得知，几十个人每天都在谈网站联盟，这是何其壮观的事情！怎么现在又扯出个业务力量不足呢？贺飞开始更加仔细地观察着白志鹏的一举一动。自从贺飞对白志鹏产生了不信任的感觉后，原来在他心里面白志鹏经常带出的那种和善的笑容现在却变得异常虚伪，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笑里藏刀。贺飞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他坐在那里冷静地倾听下面的对话。

陶国伟也听出了白志鹏话里的漏洞，他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白志鹏，用逼问式的口吻问道："白总，我听说有的公司，当然不是指我们公司了，他们通过谈网站联盟，汇集大量的点击率，使平台的流量迅速增长，然后再用它去谈融资，最后把网站卖掉，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由于这个问题太直接也太敏感了，白志鹏的笑容猛然间凝固了起来，但也只有十几秒钟的时间，却被陶国伟和贺飞看了一个真真切切，他们心里清楚，不用再继续问下去了，答案已经写在了白志鹏的脸上。

白志鹏此时真的有些后悔这次宴请的举动，他勉强使自己镇静了一下后说："小陶啊，可能你对咱们公司产生了什么误会，或是有些什么居心不良的人对你们说了些什么。这种经营方式只是短线行为，我们公司是要长久发展的，怎么会走上这条绝路呢？我要为我们的员工负责的，坚决不会采取这样的经营方式！你们都是人才，我还是希望你们能仔细考虑一下，留下来吧，同我们并肩作战，共创美好的未来。"

贺飞在一旁紧紧地皱着眉头，他越来越觉得白志鹏的话实在是太虚伪了。陶国伟冷笑了两下后说："白总，感谢你对我们兄弟的抬爱，但我们的能力真的是有限，不能胜任。还请您另请高明，说真的，我们只是普通的程序员，对于市场和经营战略知之甚少，但同时我们也不愿意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工作。"

陶国伟的话软中带硬，贺飞不住地在心里面称赞起来。而坐在贺飞对面的白志鹏显然有些紧张起来，他沉默了片刻后对陶国伟说："我想我们的误会已经很深了，但我还是衷心地希望你们能够留下来。"

陶国伟站起身来，深深地给白志鹏鞠了一躬，然后说道："您对我们的厚爱，我们只能心领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能力无法达到公司的要求，只会使公司的计划被拖延下去，这样做下去，我们也会过意

不去的，不如公司再招聘些人来做这个项目，明天我们三个人会提交辞职报告的，希望得到您的批准。”

此时此刻的白志鹏早已面无血色，经常挂在脸上的笑容也都荡然无存，他用世界上最冰冷的口吻说道：“看来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了吗？”陶国伟摇了摇头，贺飞也摇了摇头，齐晨也一边吃一边摇着头。白志鹏的脸色更加地变白，他气急败坏地说：“那好，明天你们就办交接工作，但丑话我要说在前头，你们属于严重违约情况，这个月的工资就不打算发给你们了。”陶国伟哈哈大笑道：“白总，很难为你能撑起这么大的一家公司，号称几十家分公司，对我们的这点儿薪水都看得如此之重吗？虽然我们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至少我们在网络界还是有些朋友的，您就真的不担心我们这些人的臭嘴乱说些什么吗？”白志鹏听陶国伟这么一说，也觉得自己刚才有些失态，他急忙改口道：“你们的劳动公司当然还是认可的，刚才只是开了一个小玩笑，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啊，哈哈……”

看着白志鹏的勉强挤出的笑容，贺飞真想把刚才吃进去的东西全都吐出来，他现在面对的是一张虚伪的脸，一张可恶的脸，一张时刻在演戏的脸，和自己当初走进这家公司时见到的脸有着天壤之别。贺飞心想：真是人心险恶啊，如果说陈先赫是个真小人的话，那白志鹏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伪君子，难怪他们会走到一起呢。同时，贺飞也在想：这次到上海的旅程也算到了终点，其中有不少失落，当然也有更多的收获。

宴席，不欢而散。

五 惊梦（3）

离开了讯创，大伙儿感觉到如释重负。齐晨坐火车回了老家，他想说服他的父亲为自己出一些钱，然后再到北京同陶国伟和贺飞去共同创业。

坐在回京的火车上，陶国伟和贺飞都在想像着他们回到北京后的情形。

忽然，贺飞似乎想起了什么，他回过头问陶国伟道："国伟，我这两天也仔细思考了一下，其实，白志鹏的骗术现在看起来十分简单，稍微具有些网络知识的人都能想到，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在两个月里没有琢磨明白呢？"

"这就叫做'当局者迷'。"陶国伟紧锁眉头道，"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贺飞知道陶国伟知识渊博，肯定会有不少关于此次出行的见解。陶国伟深吸了一口气道："从前，有个财主，他想让所有的长工为他玩命干活，但又不想多付出工钱，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对所有的长工说，我们今年不像往年一样，每人到年底分到多少多少钱，这样做不利于奖勤罚懒。我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按照每个人到年底完成的任务算积分……"讲到这里，贺飞突然"卟哧"一下乐出了声道："国伟，你可真能编故事，这不是我们现代企业当中实行的绩效考核吗？"听了贺飞的话后，陶国伟也是一笑道："兄弟，你还没听完呢，接着往下听，财主心里早就盘算好了，他定的积分数很少有人能够达到。最后，他对所有的长工说，假如有人能在一年当中积分超过一万，我就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他。此话一出，所有的长工全都热血沸腾了，难道是天上掉馅饼吗？如果能娶到地主的女儿，这辈子吃喝不愁不说，等地主有一天那个了，自己不就成了地主了吗？因此，所有的长工在这一年里全都拼了命地干，快到年底时，好多长工的积分距离一万这个数目还很遥远，只有阿三这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的积分超过

了一万。当别人问起阿三是如何做到这个成绩的时候，阿三哭了，他说，这一年里，他几乎没怎么睡觉，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只盼望到年底能够有个好的归宿。总算到了年底，在长工们的欢声笑语中，财主走了出来，他说，虽然你们的积分都得了不少，但同我的要求还有距离，希望明年再接再厉，今年就不给奖金了。所有的长工都在失望之余，把羡慕的目光投向了阿三。财主接着说，至于阿三嘛，他的工作最棒了，这是没的说，因此，我宣布，我将要把我的女儿嫁给他，随着所有长工的欢呼声，阿三几乎晕厥过去，他此时早已激动万分。正当长工们准备为阿三庆祝的时候，财主又发了言，他说，然而，我只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但答应阿三的话一定要兑现，这样，我今年做准备，争取明年生出一个女儿出来，然后嫁给阿三。此时，阿三已经真的晕倒在地上。”

故事讲到这里，贺飞在一旁早已笑得前仰后合，他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地说道：“这个故事编的成分太浓了，好像是个冷幽默啊，太搞笑了，不真实，哈哈。财主这么欺负长工就不怕长工们集体罢工吗？”

而陶国伟此刻却没笑，他一脸严肃地说：“财主早就想好了，这个世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所以说，长工有的是。”

贺飞用手捂着肚子说：“国伟，我怎么听到这句话时一下子就联想到某些企业的老总最爱说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才，员工有的是！”

陶国伟点了点头，说：“这个故事的确是在讽刺那些不重视人才而乱用绩效考核的企业和管理思想偏差的领导者们。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凡是上当受骗的人，不是他们的智商弱，而是总是逃不出一个字：利。想想看，我们来上海工作，白志鹏给我们许诺的什么期权不正是刚才故事当中的‘财主的女儿’吗？子虚乌有，却十分诱人，有了这个东西，不怕你不上当。”

贺飞不再笑了，他点了点头说：“我们三个人就是那些长工的代表。看来我们以后还真得小心一些。”

贺飞问陶国伟："这次我们回去创业资金的问题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你打算出多少呢？"陶国伟笑了笑说："要是我说，咱们三个人的交情都不错，我们最好是资金平摊，谁也不多出，谁也不少出。假如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出的资金多，他将会成为最大的股东，对于将来我想是没有多大的好处的。"贺飞也点点头，满怀憧憬地说："我真希望我们的企业可以飞腾起来，那我们就等等齐晨，等他回来的时候，问问他能出多少钱，我们就和他出的一样多就行了。"陶国伟点了点头。

贺飞知道，这次上海之旅在他人生当中永远到了终点，而自己的未来才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六 零到账（1）

伟聚齐飞有限公司正式座落在北京东四环建外SHOUHO顶层。陶国伟说，在这里可以高瞻远瞩，贺飞心里面清楚，在这里租房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租金要相对便宜一些。

办公室并不大，只有两室一厅，加起来恐怕建筑平米超不过一百个平方，但却被贺飞的精心布置变得井井有条。小屋成了陶国伟的办公室，还配了一张老板台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客厅被分成了六个小格子，齐晨和贺飞分别占用了一个，剩下的留给新来的同事。门口有块空地，齐晨找人弄了一个吧台，就算是接待客户用的地盘。

三个人坐到办公室里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坦。突然，齐晨瞅着公司的名字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在嘴里面嘟囔道："真是有限公司啊，你们看，只有我们三个人，既是董事长，又是员工，太有限了。"一番话把陶国伟和贺飞也全都逗乐了，他们坐到了一起，陶国伟提议道："看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应该是招聘工作，我们需要一个前台，两个业务员，还有一个网管。"贺飞点了点头，他表示赞同，而齐晨则不以为然，他笑道："三个人管四个人也十分有限啊。"陶国伟不笑了，他用眼睛死死地盯着齐晨道："咱们目前起步还是比较艰难的，不要一心只想着管别人，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出去，获得更多的利润，这样才能增加人手，把公司做大、做强。"齐晨看到陶国伟脸色严肃起来，他也吐了一下舌头说："我，我只是开个玩笑嘛，干吗这么认真呢？"贺飞也急忙替齐晨辩解道："是啊，他只是开个玩笑。"陶国伟又重新把笑脸召唤回来后说："不是，我们做企业绝对是需要严肃的，否则我们只能面临着巨大的艰难。现在我们经济条件有限，能招四个人已经是尽我们最大的力量了，以后公司业务好起来，我们可以再加人手。"贺飞低头考虑了一下后说："如果通过招聘会成本会很大，不如通过报纸来进行吧。咱们今天就把招聘的条件写下来，然后我去找报社去，估计明后天就会有应聘

者来我们这里，现在北京需要找工作的人太多了，我们为这事儿根本不用犯愁。不过，想要找到我们真正需要的人手还真得费一番工夫的。”

新的一轮讨论在陶国伟的小办公室激烈地进行着。齐晨抢先发言道：“前台是我们公司的门面，我们必须要找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性，个头要求在一米六五以上，学历应该在大专以上，声音要甜美，类似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的主持人，还有……”贺飞在一旁用手狠狠地推了一下齐晨道：“你不说梦话能死人啊？有这样好的条件的人能轮到咱们这儿吗？”齐晨拍拍脑袋笑了笑，说：“你说的也对，那我们就把条件降低一些。”陶国伟点了点头，对齐晨说：“好吧，招聘前台的事情就交给你办了。”齐晨把大嘴一咧道：“谢谢领导栽培！”屋子里又是一阵笑声。

陶国伟喝了一口茶水后说：“业务员是我们公司的根基，这个关一定要把好，不仅要求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还要有良好的口才，最主要的是，要有签单能力。”贺飞补充道：“男女不限，但最好是身强力壮的男性，他们能够有充足的体力来做这项工作。”陶国伟点了点头，他用手指着纸上写的“网管”二字，说：“这个职务我看就算了吧，我们都是搞计算机的，一般的应用知识也都懂，何必每个月花千八百元请个人来弄呢？”贺飞挠了挠头，觉得陶国伟的话的确有些道理，可是总觉得心里面不是个滋味儿，具体哪里不对劲，自己也说不清楚，总之，这个方案也顺利通过了。

六 零到账（2）

在北京这个数以千万计的城市里，缺什么都不会缺人才。不到两天的工夫，伟聚齐飞公司便招聘到了他们所需的人员。

人员增加了是件好事，但是，费用也相应地增大了却也是一个事实，这就要看这些人是否可以用的好，如果用的好的话，可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陶国伟没有回家，而是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对着窗子向外望着夜暮思考着。办公地点的房租幸好通过朋友的介绍是按照半年支付的，即使这样，他们手中的流动资金也是所剩不多，如果不能很快地签到业务单子的话，三个人所融的资金就会很快化为乌有。想到这里，陶国伟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他不敢再想下去，他知道，想下去的结果无非只有两个，好与不好。

陶国伟坐在桌旁，不自觉得打开浏览器，在搜索引擎中输入了“倒闭企业”四个字，轻轻地回车后，搜索结果令他感到毛骨悚然，他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冷汗，实在是没有勇气点开这些被高科技搜索出来的页面。关闭浏览器后，陶国伟感觉到自己的双手仍然还在不停地抖动，他开始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等到自己双手不再颤抖的时候，陶国伟闭上双眼，深深地后仰到椅子上，用双手捶着自己的脑袋。突然，陶国伟淡淡地笑了起来，紧接着又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这是何必呢？公司还没有正式运行，就想着倒闭的事情，怎么自己的信心如此脆弱呢？我是不是有些神经过敏了呢？可能是吧。”寂寞和焦虑几次让他拿起电话听筒后又放了下来，陶国伟想给贺飞打个电话，但又放弃了这个念头。

黎明总是来的那么慢，好不容易天光大亮，贺飞用手揉着发红的眼睛起了床，匆忙洗漱后来到了公司。推门进去后，他发现陶国伟正趴在桌上睡觉，心里面不觉得一酸，不忍心去打扰他，轻轻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打开了电脑。

“是贺飞啊？”电脑的开机声惊动了本来浅睡的陶国伟，他站起身来走到贺飞身旁说，“这么早就来了，也不多陪弟妹一些时间？”说完话，陶国伟笑了起来。贺飞扭头看了看陶国伟，发现他的双眼通红，很显然，他昨夜几乎没有睡觉，于是问道：“大哥，昨晚没回去？”陶国伟点了点头，又笑了笑，没有说话。

沉默了一会儿后，陶国伟正想对贺飞说些什么，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

打开门后，贺飞看到了一位漂亮的女子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只小皮包，脸上着的是淡妆，非常得体。贺飞猛然间想起来了，她就是那天齐晨面试过的女子，叫什么已记不清，但她那张清秀的面孔却给贺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齐董事长在吗？我是第一天来入职的。”女子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还没有过来，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此时，陶国伟从办公区走了过来问道。

女子的脸上露出了甜蜜的微笑，不紧不慢地答道：“那天面试时，听齐董事长说过，你们是三个人在创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二位就是陶董事长和贺董事长吧。我叫陈晓云，是来应聘贵公司前台职位的，多蒙你们看中我，我一定也会努力工作的。”

嘴甜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赢得别人的好感，陈晓云也不例外，她的一番话使得陶国伟和贺飞感觉到心里面无比舒服，因此，他们也笑了笑，对眼前这位新来的员工直点头，同时也相信她能更好地为公司带来直接或间接的效益。

距离早晨上班的时间越来越近，王艳红和陆峰先后报到，被贺飞安排到了他们的位置上。陶国伟本想等到齐晨来了以后，他们三个人开个碰头会，一则研究一下如何分配工作，还有一项重要决定，他想借这次会和他们两个人商量一下。可是，直到上班时间过去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看到齐晨的人影，这让陶国伟大为恼火。焦急中，陶国伟拿起了桌上的电话，号码拨到一半的时候，听到门外传来了齐晨的

笑声。陶国伟将手中的电话听筒狠狠地摔到电话机上后，推门走出办公室，一眼就看到了齐晨。

齐晨此时正与陈晓云聊得热火朝天。

“美女，太给我面子了，今天准时上班来了，哈哈。”

“那还用说，不过，你可有点不够意思，不说在门口迎接我。哼，以后不理你了。”

“我不是想你想得昨晚没睡好嘛，所以今天起晚了。我赔罪还不行？今天下了班，我请客，想吃什么你随便。”

“倒底是董事长啊，真懂事儿，好，给你一个面子，我的手下可就不留情了，呵呵。”

“和我客气，那就是对你自己的犯罪！哈哈哈……”

看着齐晨与陈晓云热火朝天的聊天情景，陶国伟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铁青着脸看着齐晨，一言不发地站在办公室的门口。贺飞此时看到陶国伟的表情，急忙紧走几步，拉了一下齐晨的袖子，用手指了一下陶国伟站立的方向，示意他老大生了气。齐晨也知道自己有些太过分了，他没有回头，能够想像出陶国伟此时的表情，他冲着贺飞吐了一下舌?，然后转头对陈晓云低声说：“上班时间，我不能和你再聊了，下班等我，不见不散。”说完话，他跑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陶国伟看到齐晨自觉地回到座位上后，心中的怒气稍微平息了一下，轻轻地走到贺飞和齐晨身边说道：“咱们三个人到办公室里商量一下下一步工作安排吧。”说完话，他径直回到了办公室。贺飞急忙起身尾随而至，齐晨慢吞吞地跟在他们后边，也走进了陶国伟的办公室。

陶国伟低着头，双眉紧锁，双手十指交叉，两臂支在桌面上。齐晨见状后大笑道：“国伟，你可真有造型啊，实在是酷！这当了领导就是不一样了，很有内涵啊。”贺飞看到齐晨这个时候还耍贫，急忙插话道：“齐晨，这是上班时间，哪能开这种玩笑呢？刚才都因为这个犯了错误，怎么不长记性呢？国伟肯定有重要事情找我们。”齐晨也觉得自

己有些过分，赶忙低头坐了下来，贺飞也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等待着陶国伟的下文。

陶国伟冲着两人摆了摆手说："没关系，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公司开业了，我也不得不把这个问题说出来，想让你们替我拿个主意。"

贺飞迫不及待地问道："大哥，有什么事儿，你就赶快说出来吧，我这里都快要急死了。"

陶国伟把头抬起来，手指轻敲桌面，思考了一下后说："公司的资金紧张，目前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拿到订单，也不可能一下挣到钱，这需要一个过程。加上，我们又招了这么多人进来，我想，我想……我想，反正这些钱都是咱们共同出的，我们就是这个企业的主人，每个月我们几个就不要领薪水了，这些就算是为企业再投资，你们说怎么样呢？"

陶国伟的话音还没有落地，贺飞便抢着说道："那是自然，大哥你多虑了，我们出的钱，哪有每个月还往回撤的？这个企业就是我们三个人共同拥有的，就如同我们的儿女一样，父母在儿女成长的阶段是不会向儿女要钱的，这个道理谁都懂的……""我不懂，上班挣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何况我们还是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应该挣的更多才对。"贺飞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齐晨打断了。说完话，齐晨气乎乎地看着贺飞和陶国伟。陶国伟无奈地摇了摇头，与贺飞对视了一下目光，眼神里似乎在说："我并不是多虑吧，有人就不甘心，这不，齐晨就不干了。"

六 零到账（3）

贺飞拍了拍齐晨的肩膀说："兄弟，你先别急，不知道你算过没有，我们共同出资十五万，中介拿去一万，对吧。"齐晨点了点头。

贺飞继续说："半年的房租和装修加上电脑、桌椅等花去六万多，这也是事实吧。"齐晨又点了点头。

贺飞叹了口气道："这些人的工资，不算咱们几个，加起来每个月得支出将近三千元钱，假如三个月没有签单的话，就是一万二，这个也没算错吧？"齐晨还是点了点头。

贺飞皱了皱眉头说："还剩下多少，估计你也算出来了。还有水电费以及电话费等没有算进去，我们真的不应该在这个非常时期拿薪水，假如六个月不签单，我们公司就空了，下半年的房租都没办法交，公司就要倒闭，我们真的不应该在这个非常时期拿薪水。你说是吗？"齐晨使劲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此时，贺飞真想上前把齐晨揍一顿，但是还是强忍下来。陶国伟在一旁笑了笑对齐晨说："小齐啊，我也只是建议一下，你也不要多心。这样吧，虽然我们目前资金紧缺，但每个月少给你们开些还是可以满足的。你和贺飞每月一千五百元，我不要，你们看如何？"听了陶国伟的话，贺飞就感觉到自己的脸上像是被打了一巴掌一样，他立即答道："国伟，这钱我也不要，只给齐晨一个人发好了。"一直没有发言的齐晨听到每个月给自己发钱，急忙站起身来，用坚定的口吻说道："你们不要，我要。你们要知道，我这次从家里把所有的钱都拿来投资，如果每个月不发给我工资，我拿什么养活我自己，拿什么来孝敬家里早已一贫如洗的父母？"陶国伟点了点头，他觉得齐晨的话不无道理，思考了一下后说："既然我和贺飞不要了，也就是节约了一些成本，每个月给你发两千元吧。"齐晨听了陶国伟的话后乐了，可是贺飞觉得心里面酸酸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三个人的工资分配问题谈完话，陶国伟如释重负地说："行，我们现在立刻讨论一下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要重点培训新来的两名业务员，让他们尽快上手，我们尽快能搞定几个客户，让流动资金变得充足一些。我们仍然先延用我们在上海做出的那套平台，利用这个去谈付费客户，越多越好，我们在主抓技术的前提下，再进行一下分工。市场这一块就由贺飞来负责，客户关系这一块就由我来负责，齐晨这方面经验较少，就主抓技术。你们看行吗？"贺飞和齐晨此时感觉到陶国伟就好像古代打仗时的大将军一样，分兵派将如此流利，心里面也生出不少敬佩之意，他们全都点了点头。

贺飞走出陶国伟的办公室后，急忙把王艳红和陆峰叫到自己电脑前，开始做起了培训。贺飞指着自己的电脑，屏幕上有一个网站的后台地址。贺飞指着屏幕讲解道："这是我们开发出来的一个网络平台，目的就是联合各个中小网站加盟，积累流量，吸引广告投资，不知道我这么说，你们能听明白吗？"陆峰点了点头，似乎听明白了什么，而站在一旁的王艳红却摇了摇头，示意自己不太理解，想让贺飞再解释清楚一些。从这一点来看，贺飞发现陆峰的悟性要稍好一些，于是，他让陆峰给王艳红解释一下，同时也想测试一下陆峰明白了多少。

陆峰不仅口齿流利，说起话来也特别容易被人接受。他看到贺飞让他发言，立刻紧了紧嗓子说："我是第一天来公司上班，我所谈的，也只是粗浅的理解，还望贺总指教。从刚才贺总的话中，我总结了两个关键字。一个是流量，一个是付费客户。流量是我们这个平台的基础，是吸引付费客户投资的条件。而付费客户才是我们真正的利润来源。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去谈网站联盟和付费客户，不知道我的理解正确不正确。"王艳红听了陆峰的话后，似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她点了点。同时，陆峰的发言也得到了贺飞的肯定，他用手拍了拍陆峰的肩膀，说："艳红，陆峰的理解非常到位，如果哪里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向他学习一下，我希望你们今天能制订出一份工作计划出来，我们共同研究一下，争取尽快联系到对我们公司有价值的客

户。”陆峰听到贺飞在表扬自己，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但马上表情严肃地说：“其实，做业务，主要还得看效果，出了单才是真的，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任务的。”王艳红知道自己第一天的谈话与陆峰相比，已经处于下风，她立刻说道：“贺总，我也会尽力的，不但要学习陆峰的经验，还要利用原有的资源，为公司创造效益。”

看到贺飞转身准备离去的时候，陆峰急忙拦住了贺飞，问道：“贺总，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贺飞停住了脚步，反问道：“有什么问题就说吧。”陆峰回头看了一下王艳红后说：“贺总，我们昨天面试时没有谈待遇，只知道我们的底薪是八百元，但我们并不知道业务提成是多少，这对于我们业务员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

贺飞挺高兴的心情被陆峰的一?话弄得有些扫兴，但在他心里，陆峰是一个非常心细的男人，细到了比一般女人都要强的地步。

其实，贺飞也在为这个事儿在伤脑筋，他和陶国伟针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达成统一意见。陶国伟的意思是，只要能为公司出单，提成应作为奖励，力度要大一些，提出百分之三十的提成额度，但贺飞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业务员的底薪低，他们的工作效率只有靠提成来刺激，假如提成过高就会快速满足业务员的需求，不利于开发他们更大的潜力。最后这件事也没最终确定下来，此时，贺飞被陆峰问到这个问题后，显然有些措手不及，他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反问道：“你觉得提多少合理呢？我们公司刚起步，对这方面没有多少经验，因此想先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我们找一个时间共同商量一下，目前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出单，只要能出单，公司是不会亏待你们的。”陆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六 零到账（4）

“你说的他们都理解了吗？”陶国伟笑着对贺飞说。

“没有问题了，我看陆峰那个小伙子不错，理解能力比较强，相比之下，那个叫王艳红的理解能力就稍差一些。”贺飞答道。

陶国伟点了点头，用手指轻敲桌面，对贺飞说：“女孩子嘛，要有个适应过程，但往往做事会比较踏实，不要着急，慢慢来。希望能够快速出单。今天，你就把我们这个网络平台的功能给他们讲一遍，让他们有充足的信心去和客户谈。”

贺飞也点点头说：“大哥，我打算让王艳红先做一段电话业务，这样能发挥她的优势，而陆峰，就让他多出去见客户去，男孩子多跑跑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业务提成的事儿，今天我们必须要解决了，因为这已经成为非常现实的问题。假如单子很顺利地签下来，提成给多少应该立即拍板了。”陶国伟站起身来，把笔记本合上后对贺飞说：“三十，百分之三十。这是我考虑很久的问题。假如一家公司的销售业务上不去，那什么战略都没有用，只有极大地刺激销售员的工作干劲，才是提升公司业绩的最佳途径。”

听完陶国伟的话后，贺飞的脸部明显抽搐了一下，但他没有立即反驳，而是想了一下后说：“假如我们的业务员谈成了一笔八万元的单子，那么他就能从中挣到两万四，加上基本工资、手机话费、交通费用等需要将近三万元。就算是不算企业所得税、房租、水电费、其他人的工资费用，把剩下的五万元全部算成利润的话，我们三个人得到的只有这五万元，平均每个人的费用还不如业务员挣的多，你说这合理吗？”

陶国伟听了贺飞的话后，笑得前仰后合，半天玩笑地说：“贺飞啊，你这是典型的‘仇富心理’啊。”一句话把贺飞说的面红耳赤，他立即辩解道：“我不是爱钱的人，我只是为公司考虑，我们要持续性经营……”陶国伟摆了摆手说：“不要认真嘛，贺飞，我也只是开个玩

笑，我知道你这全都是为了公司的前途考虑的。不过，你想过没有？你刚才举的例子是八万元，但你没有考虑过八十万的情况吗？那八百万呢？八千万呢？我们得到的又是多少呢？我之所以给业务员这么高的提成，就是想刺激他们出更多的单子，使一个个八万元的单子快速汇集起来，形成八十万、八百万、八千万甚至是八亿元的总收入。”陶国伟的话说完后，贺飞如梦初醒般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对陶国伟说：“是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呢？还是你考虑问题更远。行，就按你说的办。我这就去和陆峰和王艳红说去。”说完话，贺飞转身走出陶国伟的办公室，迎面正好碰到了陈晓云。

“贺董，今天你的样子好酷啊，太有型了。”陈晓云嗲声嗲气地说。贺飞显然没有应付这样的声音的办法，被弄了个面红耳赤，吞吞吐吐地答道：“不帅，不帅。”回答完后急忙逃离了陈晓云的视线。

贺飞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将陆峰和王艳红叫到了自己的办公桌旁。贺飞带面微笑地对两位说：“业务提成问题我们已经定下来了，决定给你们百分之三十，今天想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正当王艳红的脑子里琢磨着这个百分之三十倒底是一个什么概念的时候，陆峰早已按捺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他脱口说道：“感谢公司对我们的鼓励，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为公司服务的，相信我的能力，我会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包括我原来拥有的客户和今后将要大力开发的客户。”王艳红显然被陆峰的激情所感染，她也随之表了态，但她心里知道，这个数字对于业务员来说，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要不然，陆峰不会如此兴奋的。

下班后，王艳红为了弄清楚陆峰兴奋的理由，特意请陆峰到马路对面的肯德基坐坐，陆峰也笑着点头答应了。

“不低了，不低了。我干这么长时间业务员的工作，从来没见过如此高提成的公司，看来我们很走运啊，虽说这家公司并不大，但这样的待遇却是闻所未闻啊。”还没等陆峰坐下，他的话便忍不住地说了出来。王艳红在一旁差点乐出声来，看来这个提成数确实不低啊。

随便点了些快餐，王艳红切入了正题，她愁眉苦脸地对陆峰说：“今天贺董事长和咱们说的那些倒底是什么啊，我怎么听不懂呢？”

陆峰淡淡一笑道：“傻妹子，其实我也没听太懂，只不过是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呗，这样绝对不会说错。千万不要表现出什么都不懂的样子，这样就会被人家怀疑你的能力有问题了。”听了陆峰的话后，王艳红轻轻地摇了摇头，她知道，自己的职场经验实在是太少了。王艳红开始转移了话题，她问陆峰道：“你原来在哪家公司高就啊，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没什么这方面的经验，想听听你的故事，对我也有个启发啊。”

陆峰喝了一口饮料后，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陆峰，一个在北京闯荡了两年的小伙子，长了一副机灵透顶的面容，只是那黝黑的皮肤多少让他在众人面前显得有?其貌不扬。做业务并非一件易事，陆峰短短两年的工作生涯中，工作换了十几次。陆峰先后做过洗衣厂的业务、化妆品的推销员、家用电器促销员，最后，他把自己锁定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售楼先生”。这一行业当中，女性居多，而陆峰被分配到的售楼处业务员当中只有他一位男性，这让他在工作中感觉到十分别扭，幸好他的主管周雨辰也是一位男性。

刚开始的时候，陆峰看着售楼小姐们巧舌如簧，一套套的房子经过他们的嘴巴出售给客户的情形真有些让他感到羡慕不已，而自己干了将近一个月，却颗粒无收。为此，不少同事总是不经意地拿他开着玩笑，陆峰清楚，这些玩笑中透露出嘲笑和对他无比的轻视，他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自己要凭实力来把这些嘲笑和轻视一扫而光。因此，他每天虚心向周雨辰请教，也暗地里偷偷地学着其他同事与客户的谈话内容以及她们的口才。

终于有一天，幸运之神降临到了陆峰的头上，凭借他一个人在一天内竟然卖出了八套房子，这个业绩在公司成立这么长时间内还没有一个人达到这样的水平。业绩的飞跃和老总的夸奖让陆峰“飘”了起

来，他在办公室里开始了近似于疯狂的“反击”，有时他的话让这些见多识广的售楼小姐们下不来台，最过分的一次，陆峰竟然当众将一位同事气哭了。为此，周雨辰不止一次地批评过陆峰，可是陆峰却对这样的批评置若罔闻，他心里只有，当初谁谁谁嘲笑过他，当初谁谁谁轻视过他。

六 零到账（5）

终于有一个月，幸运之神悄悄地离开了陆峰，在这个月里，陆峰竟然没有卖出一套房子。陆峰本以为那些被他气过的女同志们还不得像疯了一样反攻自己，但他想错了，他得到的却是那些女士们同情的目光和安慰的话语，这多少让他这位业务员中的唯一“男子汉”有些过意不去，也对自己当初的行为感到后悔不已。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陆峰仍然是没出半点业绩，他每天都接到老总如同潮水般的批评电话。终于有一天，老总给他来了最后一个电话，关于开除他的电话。陆峰放下电话后，用无助的目光看了看周雨辰，周雨辰用热情的右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晚上我请客，一则送送你，再则想和你聊聊。”

饭桌上，周雨辰先自饮三杯酒后对陆峰说：“关于你被开除的事，我有相当大的责任。有些事情，我没有及时和你说，直接导致了你的离职。”听了这话后，陆峰一愣，他不知道周雨辰是喝多了还是在刻意安慰自己，自己被开除是因为业绩不好，这是谁都知道的原因，怎么成了他的原因了呢?

看着陆峰惊奇的目光，周雨辰笑了，他摆了摆手对陆峰说：“不要用这么吃惊的眼光看着我嘛，你吃着，我给你讲讲，你就会全明白了。你知道为什么你刚来的一个月里什么成绩都没有吗？”陆峰摇了摇头说：“我可能没什么经验吧。”

周雨辰笑了，他说：“这是一方面，做楼市我比你时间长得多，在这一行里业务员之间有一个‘欺生’的潜规则，你肯定不知道。你在头一个月里接手的那些客户基本上都是她们搞不定的客户，全都推给了你，一则是让你明白一下做这一行的难度，还有就是想借你为她们填补些慰藉，嘲笑嘲笑你对她们的心理上来说，有一种快感。还有，那天你一口气售出八套房子，你知道为什么吗？”陆峰越听越糊涂，他茫然地摇了摇头，目光直视着周雨辰。

周雨辰喝了一口酒后说："她们的心理上得到了满足后，就不再欺生了，你接触的客户之中当然也会有很多意向客户了，也是你小子走运，那天你竟然碰到了八个意向客户，而且全都在当天付了订金，这也是在这一行业中很少见的情形，让你给碰上了，在这一行里，成功源于销售技巧，但也有一半是在靠运气。你可倒好，有了业绩后竟然想到了报复，口出狂言让这些女士们无地自容，她们心里能不恨你吗？为此，我批评了我多少回？你仍然一意孤行，在这个团队里，你是一个人在战斗，她们每天都在想着法儿整你，可想而知，你还能出什么业绩？"听了周雨辰的这番话后，陆峰把头低了下来，他在自省着，没错，自己是做的过了头，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一定要引以为诫。

周雨辰用同情的目光看了看陆峰后继续问道："还有，你知道那天被你气哭的是谁吗？那是咱们老总的亲外甥女，你想想，你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那天的事情结束后，我就知道，你离开这里已经成了必然的事情。"

"啊？"陆峰张大了嘴巴看着周雨辰说，"难怪呢？看来我这是自找的，丢了工作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多亏你告诉了我，要不然我这辈子都被蒙在鼓里。以后与女同事打交道时，要学会尽量满足她们的虚荣心，让她们尽管嘲笑我，她们嘲笑我反而说明和我关系不错，假如不再嘲笑我了，那就是要算计我了，还有，和女同事打交道，绝不能小心眼，睚眦必报，开阔的心胸一定会赢得女士的好感。"

"这就对了，你小子终于明白了，这顿饭看来我没有白请你，希望你以后能记住我。"周雨辰点了点头说，"其实，这家公司远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说白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你不知道，这些业务员当中，有百分之三十是老总的亲戚，其余的人也都靠着她们，我虽然做经理的职位，可是谁都管不了，也觉得很窝囊，你离开这里，说不定是件好事，也希望今后你要是有了好地方把我也介绍过去。"

"一定，一定。"陆峰用充满了感激的目光看着周雨辰。

“我可不是个小心眼儿啊。”听完陆峰的讲述后，王艳红笑着说，“你可不能以偏概全啊。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周雨辰也是个厉害人物吧，要不然把他也介绍到咱们公司吧，我还真想从他身上学到些什么。”

“真是个学生，呵呵。”陆峰苦笑两声后说，“你还没看到吗？这家小公司底子很薄，雇用我们几个已经达到了极限，算了吧，以后业务发展好了，兴许我会介绍周总来我们这里的。”

回到家里，兴奋之余，王艳红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妈，我找到工作了，在一家网站上班。这下您可以放心了吧，我可以自食其力了。”王艳红几乎是用喊出来的声音说。

“不可能，你这孩子怎么学会哄我了呢？昨天你给家来电话还说没有开始找工作，怎么今天突然说找到了工作？是不是害怕回家，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喜欢回?呢？家里出了点事情，你爸爸因为他那张破嘴被老板炒了‘鱿鱼’，现在正在家生闷气呢。你要是没什么事情，不如回来安慰他一下。”王艳红的母亲用质疑的口吻说道。

突如其来的坏消息让本来很高兴的王艳红觉得有些扫兴，她忙问道：“为什么啊，这是为什么啊？那个老板不是挺信任我老爸的吗？我真的上了班，明天就开始正式工作了，不骗你的。要不这样吧，反正我老爸这两天心情也不好，不如让他开车来趟北京散散心，离的也不远，顺便来侦察一下我的情况，看我是不是在骗您。”

王艳红的母亲在电话里没有反对她的意见，说心里话，一个女孩子在外地闯荡，心里也确实放心不下，这次，王爱国失去了工作也倒成了一个好机会，让他去北京看看孩子的生活情况，回来告诉自己，自己也就放心了。

六 零到账（6）

秋高气爽，北京的十月初，正是微风伴着燥热的时候。在香山顶上，贺飞由于身材较胖，早已累得气喘吁吁，而陶国伟和齐晨两个人却余兴未减，他们用手擦擦汗对贺飞说："那边不错，你还行吗？咱们到那里走走。"贺飞双手撑住自己的膝盖，弯着腰说："要走你们走吧，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就是想好好歇一下。"陶国伟见状哈哈大笑道："老弟，平时不锻炼，现在看出弱点来了吧。行，我们陪你歇一会儿再走。"说完话，三个人找了一块平地，铺上报纸坐了下来。

陶国伟一边用手擦汗，一边欣赏着山顶的风景。贺飞此时也总算缓解了许多疲劳，他说："咱们公司已经成立将近一个月，但目前我们还属于只出不进，颗粒无收的经营状态。"陶国伟点了点头，反问贺飞道："老弟，那么你是怎么看待我们这个月的工作情况，今后又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呢？"陶国伟的这个问题其实早已在贺飞的头脑中形成了，他知道早晚自己会被问到。贺飞想了想后说："大哥，虽然我们这个月没有业绩，但据我观察，我们的员工的工作热情是很高的。比如，陆峰每天都在跑客户，回来后总会给我写一份报告出来，我想出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王艳红天天电话不离手，只是她的工作方法有些欠妥，有时会出现摔电话的现象，有可能是对方的态度不好的原因。这方面以后我要多指导她一下。"陶国伟站起身来，一阵清风吹过，感觉到通身舒服，他回过头来对贺飞说："我们目前的平台流量还没有达到我们当初在讯创公司时的数量，仍然不足以吸引更多的付费客户来这里做广告，因此，我们加紧开发平台也是当务之急的事情，这一块就需要齐晨加把劲。在销售方面，重点关注意向客户，他们是最有可能掏钱的群体，如果有的话，就要让陆峰跟紧，千万不要被其他公司先下手为强了。"贺飞点头示意明白，齐晨也傻呵呵地笑着，似乎这一切都对他无关紧要一样。

七 失之交臂（1）

王爱国开车来到了北京，王艳红早已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准备好了酒菜，只等着父亲的到来。说实在的，好久没有见到父亲，心里面还是怪想他的，尤其这段时间父亲的心情不大好，作为女儿，更应该好好安慰他一下。

吃着女儿亲手为他做的菜，王爱国心里面有说不出的舒服感，他对女儿说："艳红，我这次来北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想看看你这里的情况，你妈总是对你放心不下，不知道你在北京过得好不好，她总想让你回家陪她。第二个目的就是我来这里散散心，想走走北京的这些景点，这么多年忙工作，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旅游，这次工作丢了，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王艳红看着父亲一口酒一口菜吃得很香，心里面也很高兴，她不解地问道："爸，您给公司开车，论技术是一流的，论为人，你也没的挑，为什么公司要开除您呢？"

一句话问到了王爱国的痛处，他把酒杯放到桌上后，叹了一口气说："爸哪点儿都好，就是我这张破嘴不好。公司的吴董事长有一天让我开车去接一个小姑娘到公司，然后再去送他夫人到机场，说他夫人准备出国，让我一定要送她上了飞机再回来。我开车送董事长夫人的时候，觉得车里的气氛沉闷，就随口问道：'您的女儿还真挺漂亮的，现在在哪里上学呢？'就这一句话不要紧，董事长夫人立即取消了出国计划，让我赶快开车回公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听人家的安排呗，结果差点儿闹出人命……我不说你可能也猜出来了。人家董事长根本就没有什么女儿，只有一个儿子，你看看我这张破嘴，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泄露了，你说我还能在公司里留着吗？"

王艳红摇了摇头，对父亲说："那个姓吴的真是老不正经，爸，你这样做就对了，我最看不惯这样的人。有了钱就变坏，该出出他的丑！工作还不好找，离开他还活不了了吗？您别上火，该玩就玩，该

逛就逛。”听了女儿的话后，王爱国心里舒坦了好多，他喝了一大口酒后说：“女儿是爸的小棉袄啊，说的没错，哈哈。”

酒至半酣，王爱国看着女儿说道：“闺女啊，不要怕爸唠叨你，做人首先要讲究正派，现在你已经从大学里走了出来，但缺少很多社会经验，爸害怕你被金钱物欲这些东西所迷惑啊！”王艳红看着舌头都有点不利索的父亲想笑出声来，她轻声答道：“女儿的为人您还不知道吗？放心吧，老爸。”王爱国呵呵傻笑两声后说：“爸没上过几天学，是个粗人，但爸知道，不该挣的钱，咱永远都不要去想。爸知道你的为人，但现在社会上太复杂了，爸怕你上了坏人的当。”王艳红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也变得如此能唠叨起来，可能是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被传染了，忙说：“爸，少喝点酒吧，我看您就是有点喝多了。”王爱国轻轻一笑后，把一小杯白酒全倒进了嘴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

七 失之交臂（2）

陆峰深知，假如自己再不出单，将很难在这家新公司中立稳脚跟，做业务只有快速出单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想到这里，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周雨辰。

“周经理，我是陆峰，你还有印象吗？”

“是你小子啊，怎么样，是不是找到了工作？”

“找到了，这是一家新成立的公司，没有多少人，但我觉得发展空间挺大的。底薪虽然不高，但提成高得邪乎，流水的百分之三十。”

“流水？三十？天哪，他们要疯了吗？依我看，他们这是急于出单啊，你小子一定要抢这个头筹！”

“谁说不是呢？这不，我手头上的客户资源太少了，只好求助于你了，帮我介绍一些客户吧，假如做成了，我给你回扣。”

“算了吧，我不要什么回扣，只要你小子有良心还记得我就成。这样，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这个人叫刘运来，也是做房地产的，现在中国的房子正处于热销中，他们急需要打广告，有几次还想让我帮着给他们介绍几个不错的广告公司呢。你用笔记一下他的电话号码和公司的地址……”

陆峰放下电话后，丝毫不敢怠慢，他知道，有时候成与败只差那么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分钟。自费打车去，为了高提成也值，陆峰急匆匆地来到了亮马河见到了周雨辰电话里提到的那个刘运来。

开始，陆峰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他深知，让客户往出掏钱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在心里，陆峰盘算好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并想好了如何解决这些困难的话。但是，出乎陆峰意料的是，刘运来见到陆峰后，交谈了将近十几分钟后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不知道是陆峰长的那个机灵劲讨了刘运来的欢喜还是刘运来确实与周雨辰的交情莫逆，总之，刘运来是给足了陆峰面子，不仅热情接待了他，还非常有意要与伟聚齐飞公司合作。

谈话的最后，刘运来对陆峰说：“两天之内，你等我的电话，到时你把你们公司的最高领导带过来，我当时就和你们签合同。”

欣喜，除了欣喜还是欣喜，陆峰告辞后回到了家里。

七 失之交臂（3）

一大早，王艳红第一个来到公司，紧接着陈晓云走入办公室。还没等她们两个人坐下，齐晨、陆峰就已接踵而来。陈晓云面对一个月来头一次人来得这么早、这么多的现象笑得前仰后合，边笑边说道："大家都好像约好了一样，怎么来得这么齐啊？"王艳红也满脸笑容地对陈晓云说："你不是也一样吗？大伙都知道，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我们能不给老总们一个好印象吗？是不是，齐总？"齐晨听到王艳红在对自己说话，尴尬地笑了两声后说："我可不是来表现的，我是来保护小陈的。"陆峰笑道："晓云你可太幸福了，有大董事长天天保护，我们羡慕死了，哈哈。"陈晓云把嘴一撇道："你要是变成一个女的，保证齐总也保护你。"一番话把众人全都说得乐了起来。正在这时，贺飞推门走了进来，眼前的场面着实把他也吓了一跳，这些经常迟到的人怎么今天全都来了，而且还来的如此之齐，于是不解地问道："什么情况？你们笑什么啊？"齐晨看到贺飞进来了，冲着大伙嚷道："财神爷来了，看到没有？"贺飞彻底糊涂了，一脸茫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看到大家如此兴高采烈，也觉得心里面很舒服。说句实在话，这一个月以来，办公室中的沉闷他已经是习以为常，像这样欢聚一堂的情景还是头一次出现，也不想再追问下去，站在原地傻笑了两声后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齐晨尾随贺飞而至，他拍了拍贺飞说："我的校友啊，你的忘性可真够大的。你知道为什么大伙这么高兴吗？今天是咱们发工资的日子啊。"贺飞这才恍然大悟，他拍了拍脑袋，自言自语道："看来真的是老了，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忘掉了。不过你们弄错了，掌握经济大权的是我们的陶董，他才是'活财神'，你们耐心地等他来吧。"此时，陆峰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聊了两句后，他放下电话兴奋地对大伙说："贺总，齐总，众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在原来单位的一个客户关系现在用上了，他想到我们平台上做投资，具体数额需要我们的几位

老总去和他面谈。”在贺飞心里，这个消息才是自从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好消息，他立刻兴奋地喊了起来：“这是我们公司成立以来第一笔订单，我们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陆峰也显得异常兴奋，他向贺飞悄悄地伸出了三个手指头，贺飞也心领神会地冲他点了点头。

“什么事儿啊，大伙这么高兴？不对啊，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吧。怎么大家这么早就来公司了呢？”陶国伟一边说着话，一边推门进了办公区。

看到“财神爷”来了，所有的人都围拢了过来。齐晨抢先说道：“国伟，总算把你盼来了，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高兴吗？今天是我们公司成立以来第一个发工资的日子，所以大家都提前到了，准备领红包呢。”

“记得，记得。”陶国伟笑着说，“为什么我来晚了呢？我就是大早上起来给你们包红包耽搁了时间。哈哈。上面都有你们的名字，贺飞，给大家发一下。”说完话，陶国伟把所有的红包都交给了贺飞的手里。

贺飞接过红包后并没有着急给大家发，而是冲着陶国伟一笑，没有说话。陶国伟觉得贺飞今天的神色比较兴奋，于是便问道：“你看大伙来的这么早，就等着你来发红包呢，怎么不动弹呢？”贺飞情绪激动地对陶国伟说：“今天咱们准备一下去见一个客户吧，他已经同意投资在我们的平台上做广告了，这个客户是陆峰联系的，这算不算一个好消息呢？”

如果不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陶国伟几乎要叫出声来，他日盼夜盼的就是这个，没想到幸福来的如此之快，让他感到有些措手不及。但是陶国伟毕竟要比贺飞他们见识多一些，兴奋之余，他还是很快地冷静下来，毕竟合同还没有签下来，款也没到账，不能高兴得太早。但这件事仍然为公司带来的是一种热情洋溢的气氛，他特意走到陆峰面前，对他说：“好样的，今后还要努力啊！”陆峰笑了笑，低着头说：“谢谢陶董事长的夸奖，我会继续努力的。您看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呢？”陶国伟想了一下后，斩钉截铁地说：“事不宜迟，越早越好，我们马上出发。”

七 失之交臂（4）

陶国伟、贺飞、齐晨、陆峰一行四人走出公司。为了节省一辆出租车的车费，陶国伟没有让王艳红和他们一同去，而让她留在公司里继续打电话寻找客户。

在路上，贺飞随口问道："国伟，你看我们如何收费呢？真是万事开头难，我们全都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来参照。"其实，自打陶国伟听说了签单的这个消息后，就一直在心里面琢磨着这个问题，但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陶国伟扭过头来问身旁坐着的陆峰："小陆，你联系的这个客户是做什么的？"陆峰恭恭敬敬地答道："他叫刘运来，是搞房地产生意的。原来我就是做这方面业务的，和他的关系比较好。"陶国伟听完陆峰的叙述后，心里面一阵窃喜，看来公司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出租车缓缓地驶入了东三环，在亮马桥附近停了下来。进入到刘运来的办公室里，陶国伟发现了差距，看着人家公司的气派，他心里面总是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公司和公司就是不一样，有大公司，也有小公司，陶国伟努力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面带笑容地跟着陆峰的后面见到了刘总。

陆峰自然要担当牵线的工作，他首先向刘运来介绍道："刘总，这是我们的董事长陶总、贺总和齐总。"然后转过头来对陶国伟说："这位就是我常和您提到过的刘总。"

"幸会，幸会。我叫陶国伟，是伟聚齐飞公司的董事长。这是我的名片。"说完话，陶国伟把自己的名片递了过去，贺飞和齐晨也急忙把他们自己的名片递了过去。刘运来看到来了这么多位董事长，一时也是没有思想准备，接过名片后，急忙打开自己的抽屉又找出了几张自己的名片后递了过去，随口问道："贵公司有多少人呢？"齐晨看到这家公司装修得比较气派，心情也很激动，他听到刘总问他们问题，急忙抢先回答道："我们非常重视这个项目，因此我们在公司里只留了两

个人，剩下的都来您这里了。”刘运来本想再客套两句话，听齐晨这么一回答，一点说话的心情也没有了，他脸上的笑意早已全无，自己坐到沙发上，也没有请这些客人坐下，回头喊道：“孙秘书，你下去看看，帮这几位老总选一个停车位。我们这里经常有客户停错车位而被罚款的事情发生，我不希望我的贵客因为这件事情而不愉快。”孙秘书答应了一声后就要转身向外走，被陶国伟叫住了。陶国伟尴尬地笑了两声后说：“不用客气，我们没有开车，是打车来的，我想这个麻烦应该是不存在的。我们的公司刚开业，还没有买车的预算……”说到这里，陶国伟把话停住了，他心里也很纳闷，自己是不是太紧张了，有些话点到为止就可以了，不该说的就不要再说下去了。

刘运来此时一脸严肃，他没有说话，而是点手把陆峰叫了过来，低声和他说了几句话后，站起身来对众人说：“快坐啊，孙秘书，给这些位老总们沏壶茶。不好意思，失陪一会儿，我和陆峰有几句话要说。”说完话，他径直走进了办公室，陆峰紧跟其后，陶国伟的心里面开始打起鼓来，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进了办公室，刘运来用训斥的口吻对陆峰说：“我真不知道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看样子挺精明的一个小伙子，怎么到这么一家公司去上班？一共六个人，有三个董事长，连部汽车都没有。我怎么能把钱投给这样一家公司呢？”陆峰也觉得此事来得有些突然，根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吞吞吐吐地说：“刘……刘总，您听……听我解释……”刘运来打断陆峰的话说：“你不用解释什么了，买卖不成仁义在。我只是劝你几句，这样的公司能有什么大的发展，还是尽早为自己的出路着想一下吧。”说完话，刘运来走了出来。

陶国伟看到刘运来走了出来，急忙迎上去说：“刘总，我看咱们先看看报价吧，我们的平台是目前一流的网络平台，广告效果也是数一数二的。”陶国伟心里清楚，此时一定要主动出击了，要不然可能这笔单子就要泡汤。没想到，刘运来根本没有接陶国伟的话，而是说道：“对不起大伙，我正好有件急事要等着去处理，真是对不住了，孙

秘书，替我送送这几位老总，改天我请大伙喝酒，就算是赔罪了。对不住了，对不住了。”说完话，他转身回到了办公室。陶国伟从小到大没有吃到过这样的“闭门羹”，傻呵呵地站在原地，半晌说不出话来。贺飞轻轻地走到陶国伟身边，低声说：“大哥，咱们走吧。”一句话提醒了陶国伟，再这么耗下去也无济于事，还不如离开这里呢。

七 失之交臂（5）

回到公司，陶国伟阴沉着脸，一路上听到陆峰的讲述后，他心里面真不是个滋味，底子薄的公司在商海中就是遭到歧视，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陈晓云首先迎上去问道："情况如何？顺利吗？"齐晨白了她一眼后说："这还看不出来吗？每个人的表情都是'晴转多云'。就因为咱们公司没有汽车，这个单子就告吹了。"陶国伟用眼角狠狠地白了齐晨一眼，心里说："这个齐晨怎么这样呢，什么话都往出说？"陶国伟走进自己的小屋，关上门，紧闭双眼开始反思起来，他想：原来对一种现象一直不理解，那就是有些公司明明选择的项目很简单，却把自己公司的门面做得很大，当初一直在心里觉得没有必要这么浪费，但从今天的教训上看，这样做是完全有道理的。要想运营一家公司，尤其像自己所经营的不知名的小公司，开源节流的方式是绝对不可取的。就是把脸打肿了，也要充当个胖子，起码在形象上不能输给其他公司，尤其是竞争对手公司。但是，现在买车不太现实，车子是公司形象的代表，不能买低档车，中档车中的任何一款价格已经超出他们所有的资金。陶国伟算了一下，根本无法支撑买车的钱，再者说，即使买了车，今后的维护费用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啊。那就只有找个包车司机了，招聘一位自己带车上班的人员，但据陶国伟所知，这样的司机目前在北京至少需要每个月七千以上的薪水才能拿下来。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乱了陶国伟的思路，他急忙过去把门打开，原来是贺飞和王艳红站在门口。

贺飞刚把脚迈进办公室的门，就迫不及待地说："大哥，王艳红的父亲现在在北京，他有一辆红旗轿车。"这句话无疑是雪中送炭，陶国伟急忙把他们让进屋中，对王艳红说："你的父亲愿意到我们公司工作吗？"王艳红笑了笑说："他本来就是打算来北京看看我，走几个景点就回去，但是假如我们公司需要他的话，只是我的一句话就行。至于

薪水问题，公司看着给就行。”陶国伟知道，这回应该是捡了一个便宜，但又不知道如何确定这个薪水，最后咬了咬牙说：“每个月五千元，你看是不是回去和你父亲商量一下。”王艳红听了陶国伟的话后答道：“陶董事长，您对我这么好，这件事我做主了，不用商量，明天我让我父亲开车来公司上班。”

一件大事就这样解决了，陶国伟的心里面如释重负，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显露了出来，就是成本增大了很多，如果再不能出业绩的话，公司已经面临入不敷出的局面。

第一次谈单遭到歧视，这次打击对陶国伟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他决定改变一下自己原来的经营模式，不能再这样低调下去，应该注意一下宣传公司形象的举措。

说来也奇怪，自从王爱国把自己的红旗轿车开进伟聚齐飞公司后，无论是王艳红还是陆峰，尽管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可是就是不出业绩，甚至是连一个面谈的客户都找到。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又到了发工资的日子，陶国伟愁容满面，贺飞急得来回踱步。公司已经面临着坐吃山空的窘境。

陆峰在汇报工作时，面色铁青，王艳红几乎是带着哭腔介绍了她这段时间的工作。总的来说，电话打出去没有人回应，出去见客户也不顺利。

公司的资金已所剩无几。

陶国伟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当众宣布了自己的任务要求，他要求陆峰和王艳红两个人在下个月务必要出单，否则就要更换新的业务员。这个消息宣布出来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同时也说明了公司已经处于一个危险的边缘。

回到家后，王爱国开始劝慰自己的女儿，他说：“艳红啊，是不是你打电话的方式不对呢？”王艳红本来就很伤心，加上父亲这么一问，顿时泪流满面了，她哽咽地说道：“现在的客户脾气都很大，我打过去电话，不是中途被挂断，就是遭到一阵数落，有一次我差一点和对方

吵了起来。”其实，王爱国也不太明白电话销售方面的问题，只是觉得女儿在处理上有些问题，但具体哪里出了问题也说不清楚，他目前能做的也无非是用言语来安慰自己的女儿。

陆峰几乎找遍了所有原来拥有的客户资源，但都只是口头上说考虑一下，没有进一步的行动。他急得快要蹦了起来，但他坚信，再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一定会拿到订单的。如果再拿不到，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自己的能力不足，再一个就是公司项目有偏颇。他是一个相当自信的小伙子，他宁愿相信原因在于后者。

在一家大饭店里，齐晨端着酒杯，不错眼神地看着对面坐着的陈晓云，怎么看怎么发现她是一个大美女。齐晨问道：“你已经来公司两个月，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呢？”陈晓云喝了一口饮料后没有立即回答齐晨的问题，而是转移话题道：“我怎么觉得公司前景不是太大呢？”这句话着实让齐晨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即反驳道：“公司刚开业，当然业务不是像咱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公司还是有实力的，只是我那个国伟比较抠门罢了，我们的注册资金就达到了一百万，还有若干流动资金，他们那样做无非想刺激销售员出业绩，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公司再有钱也害怕坐吃山空呀。假如公司前景不好，我还能有这样的心情陪你喝酒吗？别看你人长得漂亮，脑子太慢！吃完饭，我们去歌厅吧，今天全部由我来埋单。”陈晓云撇了撇嘴说：“我和大董事长混，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出钱呢？是不是，齐大董事长？”齐晨咬了咬牙后答道：“是，是，是，我的姑奶奶，你说的全都对。”

公司里，陶国伟和贺飞两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商量着下一步的计划。贺飞说：“国伟，看来我们当初的设想错了，在上海，人家讯创公司一直不去谈付费客户也是有道理的，我们是不是也沿用他们的方法来做，把平台的‘盘子’做大后卖掉，兴许能卖个好价钱。”陶国伟摇了摇头说：“贺飞，我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可能我们的见识确实短了，当时也就是一时的冲动。现在广告业如此发达，在哪里都可以做

广告，人家凭什么要来网站投资本呢？更何况流量只是一个虚的东西，不足以打动客户。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像讯创那样做，虽然那样做可能会得到一些利益，但绝非长久经营之策，我们要做企业就要做好，做大，做强，不能做这种一锤子的买卖。我们只有转型，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贺飞用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陶国伟，似乎在问：“往哪里转，怎么转？”

陶国伟也用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贺飞，似乎在回答道：“我也不知道。”

八 转型（1）

“嘣、嘣、嘣”门外有人敲门。贺飞站起身来把门打开，陆峰站在门口。

“陶总，有个客户打来电话，说要与您具体商量一下合作的事情。请您去接个电话。”

“好的，我马上过去，你让他稍等一下。”陶国伟说完话，急忙出了门。

陶国伟接起了电话：“喂，您好，请问您是哪位，找我有什么事吗？”

“当然有事了，而且还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叫廖文雄，是北京做广告的巨头。听说你们是新成立的公司，如果不和我们合作，想必只有死路一条啊。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假如你不相信的话，可以到我公司走走，我们见面后详谈。我们的地址是，国贸。到了打电话，我派人去接你。哈哈。”

放下电话，陶国伟陷入了沉思。身居北京的人都知道，国贸是北京的重点商圈，能在国贸办公，公司的实力一定不俗，再联想电话当中那人的口气，知道一定是有来头的。他心想：这是一件大事，得同贺飞与齐晨商量一下。想罢，他快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见到贺飞便说明了电话内容，贺飞的表情也显得很紧张，他说：“这件事得找齐晨过来，我们三个人共同商量一下。”陶国伟点了点头，示意他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找了半天，哪里有齐晨的影子，更奇怪的是，陈晓云也不在。后来，王艳红说：“发过工资后，齐总说带陈晓云出去办事，当时您正在和贺总谈事，他就没有进去，让我转告一声。”

北京的歌厅是晚上热闹，白天冷清。知名的“钱柜”也不例外。吃过午饭，齐晨带着陈晓云随意挑了一个小包间，尽情地唱起了歌。两个人要了几瓶啤酒，借着酒劲，引吭高歌，更显得无拘无束。

一曲歌罢，齐晨提议两个人合唱一首《纤夫的爱》，得到了陈晓云的大力赞同。齐晨又提议，两个人挽着胳膊唱，效果会更好，也得到了陈晓云的默许。于是，两个把胳膊挽了起来，借着酒劲，唱到兴起时，陈晓云把双唇凑过去吻了齐晨一下。“只盼日头它落西山口，让你亲个够……”得到这样的暗示，齐晨一把抱住了陈晓云的身体，火热的嘴唇印到了陈晓云的唇上。两个人在音乐声中热吻起来。齐晨找到了当初去上海路上的感觉，内心的紧张伴随着身体的颤抖，双手开始游走在陈晓云的身体。正当齐晨的右手打算从陈晓云的衣领中伸进去的时候，KTV包房的门被打开，一名服务生突然闯了进来，看到两个人正在亲热，急忙退了出去，口中连声道歉。“真扫兴！”齐晨离开陈晓云的身体后，倒在沙发上。陈晓云此时早已热血沸腾，她一下子扑到了齐晨的怀里，嘴唇再一次地贴到了齐晨的嘴上。正当齐晨的情绪被再一次调动起来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腰间一阵阵地振动。齐晨知道，自己的手机来了电话。他使劲推开陈晓云的身体，急忙走出包房接起了电话。

“齐晨，你在哪里？赶快回公司，有急事。”

“是国伟啊，马上，我马上就回去。”放下电话后，齐晨心里这个气啊，他觉得自己今天带陈晓云出来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哪天都没有事，偏偏今天就有事，还是急事。回到包房，齐晨在陈晓云的脸上亲了一下后说：“宝贝，我有急事得回公司一趟，等我办完事情请你吃晚饭，吃完饭今天晚上到我那里住吧。”陈晓云用手使劲推了一下齐晨的脑袋，娇声娇气地说：“才不呢！讨厌。但是我可以考虑和你吃晚饭，吃完饭我回家去住。呵呵。”

八 转型（2）

齐晨气喘吁吁地回到公司，一进门就冲进了陶国伟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问道："大哥，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呢？我和晓云去见一个客户，陪他喝了点酒，菜还没上全我就赶回来了，我让晓云继续陪着，怕公司出了什么大事，于是就急忙赶了回来。"陶国伟本来对齐晨非常有气，但听他这么一说，心里面产生了一阵阵的喜悦，忙问道："是什么样的客户呢？"齐晨看到陶国伟如此认真，眉头皱了一下，有些后悔编这样的瞎话，但话已出口，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往下圆下去。齐晨喝了一口水后答道："这个客户是做房地产的，他也有意向投资到我们公司，是他们请我们去吃饭的，可是饭桌上由于价格问题没有达成一致，结果不一定理想。对了，你不是说找我有急事商量吗？还是先听听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吧。"陶国伟本来想继续追问下去，但转念一想，公司本来打算要转型了，这笔生意做不成就做不成吧，先说要紧事吧。于是，陶国伟对齐晨说："现在有个人给我们来了一个电话，说他是北京地区广告界的知名人士，我们如果不与他们合作将会寸步难行。还想与我们见见面，详细谈一下合作方案。我和贺飞拿不定主义是不是去见面，因此想找你来出个主意。"

齐晨现在满脑子都是陈晓云给他的热吻，寻思着晚上吃完饭后是不是能把两个人的关系再进一步地发展一下，因此，陶国伟的话他也没听进去多少，只是隐约听到有"见面"两个字，于是随口说道："见吧，我们开公司还怕见生人吗？我举一百只手同意去和他们见面。"陶国伟点了点头，他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兴许这是一个好机会，给我们公司带来新鲜血液的契机。这样吧，今天时候不早了，我们明天一大早去拜访他，看看他葫芦里倒底卖的是什么药。"齐晨看到陶国伟说定了，于是说道："那我继续去陪那个客户去，看看能不能从他身上弄到订单，死马当活马医呗。"贺飞在一旁对齐晨说："要不然让我或者陆峰去吧，毕竟我们对销售方面还有些经验，谈起来更能打动对

方。”这句话差点把齐晨吓死，他忙说：“不用，不用，现在他也正在犹豫状态，假如我们换了人去和他说，他会又起疑心的，这样反而不美。”陶国伟在一旁也劝道：“贺飞，这件事就让齐晨他们办吧，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去的人多了反而让对方觉得我们底虚，会弄巧成拙的。”贺飞点了点头。

走出办公室，齐晨感觉到两腿直发软，他心想：一个人要撒个谎容易吗？多亏陶国伟把贺飞拦住了，要是他跟着我出去，我到哪里去给他找客户啊？吓死我了，看来以后自己得多加小心才对。齐晨迫不及待地打车赶回歌厅，看到陈晓云仍然一个人唱着歌，两个人一见面便拥抱在一起，继续亲吻起来。齐晨喘着粗气低声说：“我求你了，晚上到我那住吧，我真的很需要你啊。”陈晓云使劲把齐晨伸向自己大腿的手移开后说：“不行，我一定要等咱们结婚后再做那事。”齐晨轻咬了一下陈晓云的上嘴唇说：“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那么守旧啊？”陈晓云也回咬了齐晨一口，娇嗔道：“讨厌，你就想着占人家女孩子的便宜，万一你那个以后不认账了，我不就完了吗？”齐晨使劲用舌尖顶了一下陈晓云的舌头说：“你看我像你说的那样的人吗？”陈晓云躲开了齐晨的亲吻说：“你不像，你根本就是这样的人。呵呵。”齐晨此时早已是欲火焚身，他一把将陈晓云按倒在沙发上，双手从她的上衣下部伸了进去，嘴上说：“你说我是我就是，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又是一阵缠绵后，陈晓云推开齐晨坐起身来，郑重地说：“我答应你今晚去你家，但你保证今后一定要对我好，不许接触其他女人，还有，明天我们去做结婚登记，不答应这个条件，我一辈子也不理你了。”齐晨一边亲吻陈晓云的脸一边说：“全依你，亲爱的。”

八 转型（3）

天刚蒙蒙亮，陶国伟便早早地来到公司，他刚刚把电脑打开，贺飞便走了进来。两个人相视一笑，知道昨晚谁都没有睡好，心里一直在惦记着今天与那个廖文雄见面的事情。他们在小屋里商量了起来，主要是关于今后公司如何走的问题，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两个人也没有讨论出个结果来，这个问题对于他们两个初入商海的小伙子，的确比数学当中的微积分还难几百倍。

员工们陆续都到了公司，王爱国一进门便对陶国伟说："陶总，我昨晚给汽车加满了汽油，今天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啊？"陶国伟非常欣赏王艳红的父亲，不仅他为人老实，而且驾驶技术也熟练，他点了点头，对王爱国说："王师傅，您先到车里等我们吧，齐总一到，我们就出发。"得到指令后，王爱国粗声粗气地答道："好嘞，我去擦擦车去，咱出门就要光鲜一些。"

可是，左等齐晨没来，右等齐晨还是没来，一眨眼半个多小时过去了，王爱国有些坐不住了，他跑进办公室询问道："齐总来了吗？咱什么时候出发啊？"王艳红看到父亲急躁的脾气又犯了，急忙跑出门外对父亲说："爸，你急什么啊？人家董事长有安排的，你就等着不就完了吗？"王爱国也意识到自己有些急了，他点点头转身离去。

"大哥，齐晨的手机关机。"贺飞手里拿着电话听筒焦急地对陶国伟说。

"不等他了，我们先走吧，陆峰，你和我们一同去，艳红留在公司。"陶国伟无奈地说。

刚走出大厦的门口，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陶国伟他们的面前，齐晨和陈晓云从车里走了下来，看样子两个人连脸都没洗，头发也比较零乱，很明显是起晚了。陶国伟顾不上问他们太多，招手让齐晨过来和他们一同出发。

在车上，贺飞不住地用眼睛扫视着齐晨，齐晨感觉到极不自然，他被贺飞的目光盯得有些紧张起来。贺飞随口问道："校友啊，这几天我发现你怎么有些不对劲呢？"齐晨听贺飞这么一问，顿时紧张起来，结结巴巴地回答道："没……没有啊。对劲，我一直都很对劲。"贺飞也笑了，他追问道："说吧，老实交待。昨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本来贺飞是想和齐晨开个玩笑，没想到齐晨由于心虚，以为贺飞已经掌握了他和陈晓云之间的事情，忙说道："昨晚……昨晚我是犯了错误。听我解释啊，昨天我和晓云不是去见了一个客户吗？在酒桌上晓云就喝多了，我呢，也没少喝，于是，我们两个人就到我家里去了，之后呢，嗯……之后呢，嗯……我想和晓云结婚，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虽然齐晨的话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但陶国伟和齐晨都是过来人，已经全都明白了齐晨的话。陶国伟无奈地摇了摇头，对齐晨说："你说你，这么大的人还管不住自己？"齐晨听到陶国伟的指责后，满脸通红地辩解道："我一直单身也不容易嘛，你们当然都有老婆，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一句话把车上所有的人全都逗乐了，王爱国虽然开着车，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汽车很快就开到了北京国贸中心，王爱国熟练地找到了一个停车位，把车稳稳地停了下来，陶国伟、贺飞、齐晨和陆峰相继从车上下来，王爱国点燃了一支香烟，坐在车里等候。

八 转型（4）

每一次拜访对陶国伟来说都是一次打击，其他公司的办公环境让他感觉到自愧不如，同时也更加树立起他想把自己的公司做大做强的决心。

近距离接触到自称是北京广告巨头的廖文雄，陶国伟的第一感觉就是此人相貌非凡，有传说中的一脸的“官相”，耳朵大、鼻子宽，说起话来抑扬顿挫、有板有眼，仿佛是唱京戏的演员一般。

落坐后，廖文雄对众位说：“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我叫廖文雄，在北京做广告已经二十年了，业界没有不认识我的。伟聚齐飞公司，说句让你们不爱听的话，我从来没听说过，也不知道你们倒底是做什么的，但是，我的副手，也就是我们公司的副总艾华介绍给我的，他是从他的一个朋友那里听说的，说是有三个毛头小伙子做起来的，注册资金一百万，不简单啊！专门做网络广告，咱们是同行，那就是一家人嘛！哈哈。既然是一家人，我也不和你们见外了，有什么就说什么，虽然你们投了一百万元进去，可能这个数目对于你们来说已经不少了，但在商业中，这些钱真不够折腾的，你们也做了两个多月，可能其中的厉害也都尝试到了吧，我没有夸大其辞吧。我想，你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与我合作，我在北京西客站广场有一块地方，可能你们也都见过，就是那个大电视，如果你们想要转型的话，我可以把这一块业务包给你们。说实在的，我这是在可怜你们，想想看，黄金位置啊！这块‘肥肉’谁不想吃？他们想吃我还不给呢，为什么给你们，就是因为我看在艾华的面子上，也特别敬重你们的创业精神，想扶持你们一把。”

这段开门见山的谈话，让陶国伟他们丝毫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陶国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似乎自己公司的一切情况全被眼前这位老总掌握的一清二楚，包括资金不足、业务空白、项目缺失等等全都知道，更为甚者，他连我们想转型都能猜到，不愧是“老江湖”啊！陶

国伟显然被廖文雄刚才那段话击溃了，他稍微镇静了一下自己情绪后说："廖总，感谢您对我们这些晚辈的提携，但我想了解一下，实话和您说，我们的确目前想转型做其他业务广告，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门路。假如西客站投影广告转让给我们的话，我们要交多少费用呢？"

廖文雄伸出了大拇指说："看来我没看错，年轻人办事就是爽快，不打马虎眼。没错，想要接手这块业务是要交费的。你们知道我给其他人的价位吗？每年一百万。就这个价格还有很多人走后门找关系想从我这里得到呢，我不给，为什么，我信不过他们。我们办企业，讲究的是长期合作，利益共担。我不缺这个钱，同时也不想让这块黄金地段落到那些满脑子都是铜臭味的商人手里，只是想利用它来培养一些年轻有为，有创业魄力的年轻人来做。说到底，这也是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而已。我给你们的价格是，每年三十万。"

听了廖文雄的报价后，陶国伟陷入了沉思。贺飞在一旁皱起了眉头，走上前一步对廖文雄说："廖总，这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其实我们也并不想放弃与您的合作，毕竟您也是为我们考虑嘛，假如我们辜负了这番好意，我们岂不是有些不知好歹了，但是这的确需要一些时间，我们回去共同商量一下，并且您也知道，我们想要转型，就一定要先熟悉转型后的市场，这同样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陶国伟心里面也暗自佩服贺飞，关键时头脑不混乱，说的话句句在理，不容人辩驳。

听完贺飞的话后，廖文雄点了点头，对陶国伟说："没错，时间当然会给你们，但是不能太长，你们也知道，现在的商机是一闪即逝，有很多赚钱的机会就是在一个犹豫中丧失了。两周时间，假如你们两周后不来找我，我就去寻找其他年轻人，怎么样？"

说心里话，陶国伟听完廖文雄的叙述后是真喜欢这个项目，觉得他开出的价格并不高，按照市场规律来看，这个价位应该是让许多人抢着交钱才对，这次他们能选中伟聚齐飞公司，也说明幸运之神在光临这个新生的公司，不想让它早早夭亡。但是，三十万的数目，对于陶国伟乃至公司所有的成员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凑出来的。看

到这个问题还是有缓和的余地，毕竟还有两周的时间可以借用，陶国伟赶忙站起身来，对廖文雄说："廖总，感谢您对我们这些晚辈的厚爱，我一定会在两周后给您答复的。那么，我们就不占用您更多的时间，告辞。"贺飞、齐晨和陆峰也急忙站起身来，跟随陶国伟往出走，廖文雄也站起来，招手把艾华叫过来说："小艾，你替我送送他们。"艾华点头称是，他一直把陶国伟他们一行四人送到了王爱国的车前。

艾华紧紧地握住陶国伟的手说："机会不多，你们一定要珍惜。我和你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这样，廖总这里有我，假如你们两周内不能决定下来，我这里可以帮你们尽量拖延一段时间的。"

"多谢，多谢！"陶国伟不知为什么，对面前的艾华充满了好感，他心底有一种感觉，自己好像遇到了贵人，帮助自己完成事业飞腾的贵人。贺飞和齐晨也过来对艾华说："艾总，我们会尽快办理的，这里就托付给您了。我们就此告别。"艾华冲着他们摆了摆手，说："放心吧，这里我会尽力帮助你们的，上车吧，有什么事情打我的电话。"

在道别声中，红旗轿车起动了，一溜烟离开了国贸。

这两天，陶国伟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几次拿起电话却又都放下了。陶国伟的父母是做生意的人，家里也有一定的积蓄，但并不是很多，虽然如此，但三十万这个钱数还是能拿出来的。陶国伟的心里很矛盾，他出外打工这么多年，没往家里面寄回过一分钱，这次遇到困难还要伸手向家里面要钱，真是张不开这个口啊，但如果不向家里面要，眼前这个赚钱的机会就会溜走，以后也不会再碰到这么好的机会，这让他感到真的是很为难。最后，陶国伟咬了咬牙，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电话中的每一秒待机声都像针一样扎在陶国伟心上，他的手明显开始颤抖起来。大约电话那边响了五、六下后被接了起来。

"喂，是哪位？"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一个厚重的男声。

“爸，是我啊，小伟。”听到亲人的声音后，陶国伟的眼眶开始湿润了。

“臭小子，这么长时间也不给家里打个电话，多让你妈着急啊。”

“最近实在太忙了，公司里的事情太多。”

“今天怎么不忙了？是不是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想让家里帮忙呢？”

听了爸爸的问话后，陶国伟的手抖动得更加厉害，额头上已经渗出了冷汗。他用颤抖的声音说：“爸，您真是太高明了。确实遇到了问题，是这么回事，你听我慢慢讲……”

八 转型（5）

陶国伟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把他们目前遇到的困境向父亲述说了一遍，当然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听完他的述说的。

“你小子，当初在北京有那么好的一份工作，让多少人羡慕的工作啊，你非要辞了去上海。去上海发展爸也不反对，可是没几个月又辞了，头脑一热又要开公司，你以为公司那么好开吗？别人的钱都等着你去从他们的口袋里拿啊？白日说梦话嘛。这回倒好，做上了董事长的位置，我看你啊，一点都不懂事。这么大的人了，从来也没听过父母一句话。”

父亲的这段唠叨陶国伟已经听了不下十次，他用哽咽的语气解释道：“爸，您听我慢慢解释啊。您也是做过生意的人，您肯定知道广告对于一个生意人是多么的重要。北京西客站您去过不止一次，您也知道那里的人流量每天有多少，我们如果拥有了那里的电视投影广告位置，那不就相当于弄到了一个‘聚宝盆’吗？”

“你长脑子没有？既然这个是‘聚宝盆’，他们为什么不留着生金银呢？为什么要廉价转让给你呢？你长得漂亮，还是有特异功能迷惑了他们啊？要是听我的话，趁早把公司解散了找份好工作干吧，如果实在在北京混不下去，痛快地回家，爸给你找个活儿。”

父亲的话虽然有些刺耳，但也不无道理，陶国伟何尝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两天，陶国伟也没闲着，他早已派陆峰打听过廖文雄此人，西客站的广告业务的确是廖文雄的业务范畴，不仅如此，这位广告巨头还有很深的背景，与很多部门，包括公、检、法甚至是中央都有关系，可以说他在北京地区是无所不能的，尤其是广告业，这更加坚定了陶国伟投资的信心。

电话打了将近一个小时，陶国伟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手中的听筒已经微微发烫。他一直在给父亲解释着，最后他哭了，泪流满面地

说："爸，您就给我这次机会吧。我不能解散公司，公司里还有那么多员工，我要为他们负责啊！"

长时间的谈话，让陶国伟的父亲变得心软起来，老爷子的手也开始颤抖起来，他就这么一个儿子，从小到大一直都很听话，学习成绩也相当好，他只有这么一个愿望，想把公司做大做强，这也是积极向上的表现，家里应该尽最大可能去支持他才对。想到这里，陶国伟的父亲说："小伟，爸不是心狠，是怕你没什么经验，被人骗了。现在社会上人心难测，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人就给你下个套让你钻，到最后，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样吧，家里面的钱也不是很多，三十万家里有，但不能给你那么多，我打算给你寄过去二十万，剩下的钱给你爸妈养老吧。和他们商量一下，既然像你说的那样，他们是为了扶持年轻人创业，估计也不会计较这十万八万的，假如他们真的计较这些钱，那肯定是一个骗局，爸希望你还是多长一个心眼，及时撤退为好。"

虽然，二十万元无法达到陶国伟的要求，但他知道，这也是家里面尽全力在支持他，他激动地说："爸，我会小心的。您一定要多保重身体，等我挣了钱回去孝敬您老！"

"你们过好了比什么都强，人们都说，养儿防老，到我这儿，我看是养儿赔钱啊。"

电话终于被放下了。陶国伟的心情既喜悦，又沉重，他知道自己的责任更加沉重，肩上的担子也变得更加沉重。

八 转型（6）

天亮了，陶国伟早早地来到公司，推门进去，发现贺飞和一名女性早已坐在办公室里。陶国伟惊讶地问道:“这位是？弟妹吧？”一句话把贺飞旁边坐着的女子说的乐了起来，轻声说：“什么弟妹啊，我们还没登记呢。”陶国伟也笑道：“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形式而已，形式而已。”一句话把这个女子说得脸像红布一样。贺飞把陶国伟拉到小屋，郑重其事地说：“国伟，是这么回事。这是我的女友，名叫林媛，一直在我们家乡工作，前几天我打电话给她，她刚好从原单位辞职，想到北京来找我，听说了咱们的困境后，也想加入咱们公司，她从家里面借了五万元，就算入股吧，我们既多了一个人手，又增加了流动资金。”陶国伟听完贺飞的话后心里面不禁一阵狂喜，但表情上没有带出任何异样，忙说道：“这可真是太好了！”贺飞点了一下头说：“对了，廖文雄那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呢？”

陶国伟也正想和贺飞说这件事，听贺飞这么一问，立刻答道：“这个我已有打算，等齐晨来了咱们三个人商量一下，哦不，是四个人，把弟妹也叫过来商量一下。”

没过多久，齐晨与陈晓云两个人挽着胳膊走进办公室，正巧被贺飞看到，他急忙招手把齐晨叫住，共同前往陶国伟的办公室。

陶国伟看到人到齐了，他首先对齐晨说：“这是贺飞的女友，林媛，他已经成为了我们公司的新股东，今后有什么事情，我们四个人共同商议。”听了陶国伟的介绍后，齐晨急忙站起身来对林媛说：“我不知道是嫂子来了，这可是太好了，我们公司又多了一个美女。”说来也奇怪，女人就是喜欢别人夸自己，齐晨的这一句话，立刻引来了林媛对他的好感。

陶国伟继续说：“我们今天讨论一下电视投影广告的事情，我个人认为这个项目还是不错的，廖总那里给出的价格也是比较低，完全可以做。但是，我们目前的资金不足，这是我们当前遇到的最大瓶颈。

我想这样，不论有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阻止我们公司发展的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咱们几位股东当然是责无旁贷，我希望咱们能再凑些资金，争取把这个项目拿下来。”齐晨在陶国伟讲话时正想着昨晚和陈晓云甜蜜的情景，因此也没怎么细听，但当他听到还需要他投资时，他听清了，急忙回答道：“大哥，我可真的是爱莫能助了，上回从家里拿钱就遭到家里人一片反对声，我为此还差点和父母断绝了关系。这回肯定是不行，依我看，咱多大的头就戴多大的帽子吧，慢慢来，等到公司发展起来，有了足够的资金再去经营这种大项目。”

齐晨的回答是在陶国伟的意料之中的，因此他并没有感到惊讶，而是平静地说：“这只是我的一个提议，至于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困难，我可以理解。这样吧，我可以再出二十万元的资金，加上林媛此次投入的五万元，共计二十五万元，原来还剩下七万多元，资金已经是足够，这个项目呢，基本上我们可以拿得下来，只是拿下来后，我们的公司就变成了一穷二白，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刚才说出了这个提议，希望我们公司最好不去做孤注一掷的事情，有个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但是有一点我得说明，我们几个人的股权因此就要发生变化，这也是常理。也就是说，今后我就拥有55%的股权，而你们三个人每人拥有15%的股权。等到今后公司发展起来后，就按这个比例分红。”贺飞点头称是，他说：“这个理所当然，多投资多收益嘛。”齐晨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后也随声附和道：“是啊，贺飞说的对。”

陶国伟站起身来走到饮水机前，往茶杯里倒满水后，转过身来严肃地对其他三个人说：“然而，商场险恶，我们不得不防！不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做束手待毙的事情。不管是合作也好，竞争也好，我们必须要掌握对方的内部信息，否则我们只能处在被动挨打的情形之下。今天，我们就重点商量一下，对于廖文雄此人，我们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其背景也只是我们通过打听，从业内人士中了解到的很少的信息，要想彻底了解他，我们必须要从他们内部的人当中下手，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我们一定要掌握得越多越好。虽然现在

我们距离廖文雄提出的钱数还差一些，我想这不是大问题，哪个买卖也不是一口价，我想这里面应该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只是担心他们能否在这个项目上给我们充足的发展空间，让我们从中能够挣到真金白银。”

贺飞点点头说：“国伟说的对，我们还有一段时间，距离最后交易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们必须要尽快搜集关于廖文雄的资料，这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齐晨眨了眨眼睛后说：“国伟，校友，我说两句。上回我们去拜访廖文雄时，我看他们那个副总叫什么来着，好像是什么华，哦对，是艾华，他对我们还是比较关心的，还说我们如果在两周内有什么困难，他会帮我们说说话，尽量把交易时间延?一些。依我看，咱们就从他身上下手吧。”

齐晨的这个提醒让陶国伟和贺飞两个人同时眼睛一亮，他们的头脑中像放电影一样，立刻回忆起上回艾华送他们到汽车上时的情形，不错，的确有这句话，看来，艾华是想促成我们这件事，但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想不通，仍然是想不通。陶国伟陷入了沉思，贺飞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走动。齐晨看着他们真想笑出声来，他说：“两位哥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艾华与我们素不相识，为什么这么卖力帮我们，是吧。依我看，他这样做起码有两个好处，一个是讨好他的主子廖文雄，另外一个就是多结交一些年轻有为的人，为自己今后铺条路。你想，一个人在工作上不可能守在一个地方一辈子，万一哪天他一不小心把姓廖的得罪了，就得卷铺盖回家，他不给自己多留几条后路行吗？”别看往常开会时齐晨没什么话，可是这次齐晨的每句话都说到了要点上，经过仔细琢磨后，陶国伟点了点头，他觉得齐晨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他用坚定的口吻说道：“好，我们就从这个艾华身上找突破口！大家行动吧。”陶国伟的话让贺飞不禁感到了一丝冷意，他感觉到自己好像即将要步入战场，一场商战较量就要拉开帷幕。